

附

紅樓夢  
董小宛  
攷

石頭記南隱

商務印書館發行

الكتاب





蔡元培編

石頭記索隱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國難後第一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十日版

(三八九九)

# 石頭記索隱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蔡元培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 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

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

余之爲此索隱也、實爲郎潛二筆中徐柳泉之說所引起。柳泉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余觀石頭記中寫寶釵之陰柔、妙玉之孤高、與高姜二人之品性相合。而澹人之賄金豆、以金鎖影之。其假爲落馬墜積瀆中、以薛蟠之似泥母豬影之。西溟之熱中科第、以走魔入火影之。其瘐死獄中、以被劫影之。又以妙字玉字影姜字英字。以雪字影高字。知其所寄託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爲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爲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曾逢魔魘而推爲允礽。以

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爲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爲健菴。以寶琴之名、與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爲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爲徐元文、寶蟾之疑爲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爲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之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殊不敢承認。或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見、然胡先生之言、實有不能強我以承認者。今貢其疑於

(一) 左：胡先生謂「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



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又謂「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蹟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案考定著者、時代、版本之材料，固當搜求。從前王靜菴先生作紅樓夢評論，有云：「作者之姓名（徧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爲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爲尤要。願無一人爲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又云：「苟知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爲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

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爲唯一考證之題目。今胡先生對於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歷、業於短時期間搜集多許材料。誠有功於石頭記、而可以稍釋王靜菴先生之遺憾矣。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卽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例如我國古代文學中之楚辭、其作者爲屈原、宋玉、景差等。其時代在楚懷王襄王時、卽西曆紀元前三世紀頃。久爲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虛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爲王逸所舉者、固無非內容也。其在



外國文學、如 Shakespeare 之著作、或謂出 Bacon 手筆、遂生「作者究竟是誰」之問題。至如 Goethe 之著 Faust 則其所根據之神話與劇本、及其六十年間著作之經過、均爲文學史所詳載。而其內容、則第一部之 Gretchen 或謂影 Elsässirin Friederike (Bielschowsky 之說)或謂影 Frankfurter Gretchen (Kuno Fischer 之說)第二部之 Walpurgisnacht 一節、爲地質學理論。Helena 一節、爲文化交通問題。Euphorion 爲英國詩人 Byron 之影子。(各家略同)皆情節上之考證也。俄之託爾斯泰、其生平、其著作之次第、皆無甚疑問。近日張邦銘、鄭陽和、兩先生所譯英人 Sarolea 之託爾斯泰傳、有云：「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翁、如伊爾屯尼夫、鄂崙玲、聶乞魯多夫、賴文、畢索可夫等、

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身有直接之關係。……家庭樂敘其少年時情場中之一事，並表其情愛與婚姻之意見。書中主人翁既求婚後，乃將少年狂放時之惡行、縷書不諱，授所愛以自懺。此事託爾斯泰於家庭樂出版三年後，向索利亞柏斯求婚時，實嘗親自爲之。即戰爭與平和一書，亦可作託爾斯泰之家乘觀。其中老樂斯脫夫，即託爾斯泰之祖。小樂斯脫夫，即其父。索利亞，即其養母達善娜，當兩次拒其父之婚者。拿特沙藥斯脫夫，即其姨達善娜柏斯，畢索可夫與賴文，皆託爾斯泰用以自狀。賴文之兄死，即託爾斯泰兄的米特利之死。復活書中聶乞魯多夫之奇特行動，論者謂依心理未必能有者，其實卽的米特利



生平留於其弟心中之一紀念的。米特利娶一娼，與聶乞魯多夫同也。亦情節上之考證也。然則考證情節，豈能概目爲附會而排斥之？

(二) 胡先生謂拙著索隱所闡證之人名，多是「笨謎」，又謂「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案拙著闡證本事，本兼用三法，具如前述。所謂姓名關係者，僅三法中之一耳，即使不確，亦未能抹殺全書。况胡先生所謚爲笨謎者，正是中國文人習慣，在彼輩方以爲必如是而後值得猜也。世說新書稱曹娥碑後有黃絹幼婦外孫齋白八字，卽以當絕妙好辭四字。古絕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以藁砧當夫，大刀頭當還。南史記梁武帝

時童謠有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等句、謂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後太子果薨。自胡先生觀之、非皆笨謎乎？品花寶鑑以侯石公影袁子才、侯與袁爲猴與猿之轉借、公與子同爲代名詞、石與才則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獨占八斗之語來。兒女英雄傳、自言十三妹爲玉字之分析、非經說破、已不易猜。又以紀獻唐影年羹堯、紀與年、唐與堯、雖尙簡單、而獻與羹則自犬曰羹獻之文來。自胡先生觀之、非皆笨謎乎？卽如儒林外史之莊紹光卽程綿莊、馬純上卽馮粹中、牛布衣卽朱草衣、均爲胡先生所承認。（見胡先生所著吳敬梓傳及附錄。）然則金和跋中之所指目、殆皆可信。其中如因范蠡曾號陶朱公而以范當陶、因萬字俗寫作万而以萬代方、亦

非笨謎乎？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

(三) 胡先生謂拙著中劉老老所得之八兩及二十兩有了下落，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兩沒有下落，謂之「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案石頭記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隱尚不過數十則，有下落者記之，未有者姑闕之，此正余之審慎也。若必欲事事證明而後可，則石頭記自言著作者有石頭、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有曹雪芹。石頭記中有多許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南巡一事。將亦有任意去取，沒有道理之誚與？

(四) 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考定，遂斷定石頭記是

「曹雪芹的自敘傳。」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曹雪芹卽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卽是書裏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案書中旣云真事隱去，並非僅隱去真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敘之事爲真。又使寶玉爲作者自身影子，則何必有甄賈兩個寶玉（鄙意甄賈二字，實因古人有正統僞朝：習見而起。賈雨村舉正邪兩賦而來之人物，有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故疑甄寶玉影宏光，而賈寶玉影允礪也）若因趙嬷嬷有甄家接駕四次之說，而曹寅適亦接駕四次，爲甄家卽曹家之確證，則趙嬷嬷又說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謂賈府亦卽曹家乎？胡先生因賈政爲員外郎，適與員外郎曹頌相應，遂謂

賈政即影曹頌、然石頭記第三十七回有賈政任學差之說。第七十一回有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頌固未聞曾放學差也。且使賈府果爲曹家影子、而此書又爲雪芹自寫其家庭之狀況。則措詞當有分寸。今觀第十七回焦大之謾罵、第六十六回柳湘蓮道：「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似太不留餘地。且許三禮奏參徐乾學、有曰：「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余秦檜、（余國柱）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對。云云、今觀石頭記第五十五回有剛剛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之說。第四回有「賈不假、白玉爲堂



金作馬。阿房宮、住不了金陵一個史。東海少了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之護官符。顯然爲當時一謠一對之影子、與曹家無涉。故鄙意石頭記原本、必爲康熙朝政治小說、爲親見高徐余姜諸人者所草。後經曹雪芹增刪、或亦許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書屬之曹氏也。

民國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蔡元培

# 石頭記索隱

蔡元培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最表面一層。談家政而斥風懷。尊婦德而薄文藝。其寫寶釵也。幾爲完人。而寫黛玉妙玉。則乖癡不近人情。是學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評本。進一層。則純乎言情之作。爲文士所喜。故普通評本。多著眼於此點。再進一層。則言情之中。善用

曲筆。如寶玉中覺。在秦氏房中。布種種疑。陳寶釵金鎖爲籠絡寶玉之作用。而終未道破。又於書中主要人物。設種種影子以暢寫之。如晴雯小紅等均爲黛玉影子。襲人爲寶釵影子是也。此等曲筆。惟太平閒人評本。能盡揭之。大平閒人評本之缺點。在誤以前人讀西遊記之眼光。讀此書。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爲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種種可笑之傳會。如以喫飯爲誠意之類。而於闡證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達一間矣。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爲最合。所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

乘、光、舍、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與鄙見相合。左之札記。專以闡證本事。於所不知。則闕之。

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喫人口上臙脂。言拾漢人唾餘也。清制滿人不得爲狀元。防其同化於漢。東華錄順治十八年六月。諭吏部世祖遺詔云。紀綱法度。漸習漢俗。於醇樸舊制。日有更張。又云康熙十五年十月。議政王大臣等。議準禮部奏。朝廷定鼎。

以來。雖文武並用。然八旗子弟。尤以武備爲急。恐專心習文。以致武備廢弛。見今已將每佐領下子弟一名。准在監肄業。亦自足用。除見在生員舉人進士錄用外。嗣後請將旗下子弟考試生員舉人進士。暫令停止。從之。是知當時清帝。雖躬修文學。且創開博學鴻詞科。實專以籠絡漢人。初不願滿人漸染漢俗。其後雍乾諸朝。亦時時申誡之。故第十九回襲人勸寶玉道。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臙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又黛玉見寶玉腮上血漬。詢知爲淘澄臙脂膏子所濺。謂爲帶出幌子。吹到舅舅耳裏。使大家不乾

淨惹氣。皆此意。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卽愛紅之義。所謂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弔明之義也。本書有紅樓夢曲。以此書中序事託爲石頭所記。故名石頭記。其實因金陵亦曰石頭城。而名之。余國柱卽書中之王熙鳳。被參以其在江寧置產營利。與協理寧國府。歷劫返金陵。等同意也。又曰情僧錄及風月寶鑑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風明月語。以風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石頭記敘事。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這一日三月十

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卽指甲申三月間明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之事也。士隱注解好了歌。備述滄海桑田之變態。亡國之痛。昭然若揭。而士隱所隨之道人。跛足。麻履。鶉衣。或卽影愍帝自縊時之狀。甄士本影政事。甄士隱隨跛足道人而去。言明之政事。隨愍帝之死而消滅也。甄士隱卽真事隱。賈雨村卽假語存。盡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統之說。而斥清室爲僞統。所謂賈府卽僞朝也。其人名如賈代化。賈代善。謂僞朝之所謂化僞朝之所謂善也。賈政者僞朝之吏部也。賈敷。賈敬。僞



朝之教。育也。書曰敬敷五教。賈赦。僞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音同刑。子婦氏尤。罪尤。賈璉爲戶部。戶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稱璉二爺。其所掌則財政也。李紉爲禮部。李禮同音。康熙朝禮制已仍漢舊。故李紉雖曾嫁賈珠而已爲寡婦。其所居曰稻香村。稻與道同音。其初名以杏花村。又有杏帘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壇也。金瓶梅以孟玉樓影當時之禮部。氏之以孟。又取玉樓人醉杏花風詩句爲名。卽紅樓夢所本也。作者於漢人之服從清室。而安富尊榮者。如洪承疇。范文程之類。以嬌杏代表之。嬌杏卽徼幸。書中敘新。

太爺到任。卽影滿洲定鼎。觀兩村中秋口號云。天上  
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知爲代表滿洲也。於  
有意接近。而反受種種之侮辱。如錢謙益之流。則以  
賈瑞代表之。瑞字天祥。言其爲假文天祥也。文小字  
宋瑞。頭上澆糞。手中落鏡。言其身敗名裂。而至死不  
悟也。徐巨源編一劇。演李太虛及龔芝麓降李自成  
後。聞清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  
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  
兩人頭。皆血汗。與本書澆糞同意。敍婉嬪將軍林四  
娘。似以代表起義師而死者。叙尤三姐。似以代表不

屈。於。清。而。死。者。叙。柳。湘。蓮。似。以。代。表。遺。老。之。隱。於。二。氏。者。

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不。獨。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與。漢。字。滿。字。有。關。也。

我。國。古。代。哲。學。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

易。坤。卦。彖。傳。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於。陰。陽。也。石。頭。記。卽。用。其。義。第。三。十。一。回。湘。雲。說。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比。如。一。顆。樹。葉。兒。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翠。縷。道。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喲。

們人倒沒有陰陽呢。又道知道了。姑娘是陽。我就是陰。又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得。是男爲陽。主子亦爲陽。女爲陰。奴才亦爲陰。本書明明揭出清制對於君主。漢人自稱奴才。漢人自稱臣。臣與奴才並無二義。說文解字臣字象屈服之形。是古義亦然。以民族之對待言之。征服者爲主。被征服者爲奴。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賈寶玉言僞朝之帝系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卽指胤祔。東華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以復立皇太子告祭天壇文曰。建立嫡子胤祔爲皇太子。又曰。朕諸

子中胤初居貴。是胤初生而有爲皇太子之資格。故曰脚玉而生胤初之被廢也。其罪狀本不甚徵實。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諭曰。胤初肆惡虐衆暴戾淫亂。難出諸口。又曰。胤初同伊屬下人等恣行乖戾。無所不至。令朕赧於啓齒。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貢之人將進御馬匹。任意攘取。以致蒙古俱不心服。又曰。知胤初賦性奢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爲內務府總管。俾伊便於取用。又曰。朕歷覽史書。時深儆戒。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宮掖。亦從不令姣好少年隨侍左右。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懣。石頭記三十三回叙。

寶玉被打。一爲忠順親王府長史索取小旦琪官事。二爲金釧兒投井。賈環謂是寶玉拉著太太的了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琪官事與姣好少年等語相關。忠順王疑影外。藩長史曾揭出琪官贈紅汗巾事。疑影攘取馬匹事。相傳名馬有出汗如血者故也。曰暴戾淫亂難出諸口。曰報於啟齒。曰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宮掖。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是當時罪狀中頗有中葺之言。卽金釧兒之事所影也。

胤祔之罪狀又有曰。近觀胤祔行事。與人大有不同。

晝多沈睡夜半方食飲酒數十巨觥不醉每對越神  
明則驚懼不能成禮遇陰雷雨電則畏沮不知所措  
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竟類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  
者又曰今忽爲鬼魅所憑蔽其本性忽起忽坐言動  
失常時見鬼魅不安寢處屢遷其居啖飯七八碗尙  
不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見醉匪特此也細加詢  
問更有種種駭異之事又曰胤初居擯芳殿其地險  
黯不潔居者輒多病亡胤初時常往來其間致中鬼  
魅不自知覺以此觀之種種舉動皆有鬼物使然大  
是異事十一月諭曰前灼見胤初行事顛倒以爲鬼



物○所○憑○又○曰○今○胤○初○之○疾○漸○已○清○爽○召○見○兩○次○詢○問○  
前○事○胤○初○竟○有○全○然○不○知○者○深○自○愧○悔○又○言○我○幸○心○  
內○略○明○猶○懼○父○皇○聞○知○治○罪○未○至○用○刀○刺○人○如○或○不○  
然○必○有○殺○人○之○事○矣○觀○彼○雖○稍○清○楚○其○語○仍○略○帶○瘋○  
狂○朕○竭○力○調○治○果○蒙○天○佑○狂○疾○頓○除○又○曰○十○月○十○七○  
日○查○出○魘○魅○廢○皇○太○子○之○物○服○侍○廢○皇○太○子○之○人○奏○  
稱○是○日○廢○皇○太○子○忽○似○瘋○顛○備○作○異○狀○幾○至○自○盡○諸○  
宮○侍○抱○持○環○守○過○此○片○刻○遂○復○明○白○廢○皇○太○子○亦○自○  
驚○異○問○諸○宮○侍○我○頃○者○作○何○舉○動○朕○從○前○將○其○諸○惡○  
皆○信○爲○實○以○今○觀○之○實○被○魘○魅○而○然○無○疑○也○四○十○八○

年二月諭曰。皇太子胤礽前染瘋疾。朕爲國家而拘禁之。後詳查被。人鎖覓之處。將鎖覓物俱令掘出。其事乃明。今調理痊愈。始行釋放。今譬有人因染瘋狂。持刀砍人。安可不行拘執。若已痊愈。又安可不行釋放。四月諭曰。大阿哥鎖覓。皇太子及諸阿哥之事。甚屬明白。又曰。見今鎖覓之事。發覺者如此。或和尚道士等。更有鎖覓之處。亦未可定。日後發覺。始知之耳。顯親王衍潢等遵旨會議喇嘛。巴漢格隆等呪覓。皇太子情實。應將巴漢格隆。明佳噶卜楚。馬星噶卜楚。鄂克卓特巴。俱凌遲處死。皇長子護衛。嗇楞雅突。明。

知大逆之事。乃敢同行。又雅突將皇長子復行呪。魔。再此案內又有察蘇齊引誘宗室格隆陶州胡土克圖行呪。魔之事。

案石頭記第三十三回賈政斥寶玉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咳些什麼。方纔雨村來要見你。叫你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這會又咳聲嘆氣。九十五回失玉以後。寶玉一日。狀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與胤初罪狀中之居處失常。語言顛倒。

及言動失常。不安寢處等語相應。第二十五回寶玉  
湯了臉。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向賈母道。那經  
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  
一生長下來。暗裏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與胤祜  
罪狀中鬼物憑之時。見鬼魅等語相應。又叙寶玉被  
魘。有云。拏刀弄杖。尋死覓活。叙王熙鳳被魘。有云。手  
持一把明晃晃鋼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  
見人就要殺人。周瑞媳婦忙帶著幾個有力量的膽  
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來。抬回房去。與胤祜所  
謂未至用刀殺人。及服侍之人稱是日廢皇太子忽

患瘋顛。幾至自盡。諸宮侍抱持環守相應。八十一回。寶玉道。我記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著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得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裏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覺在腦袋上加了幾個腦箍。是的以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鳳姐道。我也全記不得。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麼拿什麼。自記原覺很乏。只是不能住手。亦與胤初案所謂備作異狀。全然不知持刀斫人等語。相應。又說馬道婆破案。爲潘三保事。送到錦衣府去。

問出許多官員大戶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把他家內一抄抄出幾篇小賬上面記著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與胤礽以外復有皇長子及宗室等案及所謂和尚道士等更有魘魅等事亦未可定等語相應行魘魅者巴漢格隆等皆喇嘛故以馬道婆代表之馬與嘛同音也八十一回又稱馬道婆身邊搜出匣子裏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著身子的兩個魔王亦與相傳喇嘛教中之歡喜佛相等馬道婆之代表喇嘛也無疑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諭云胤礽幼時朕親教以讀書繼令大學士張

英。教。之。又。令。熊。賜。履。教。以。性。理。諸。書。又。令。老。成。翰。林。官。隨。從。云。云。石。頭。記。常。言。賈。政。逼。寶。玉。讀。書。第。八。回。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舊。課。其。父。秦。邦。業。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偽。朝。之。儒。也。現。今。之。老。儒。第。九。回。賈。政。對。李。貴。道。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第。八。十。一。回。賈。政。道。前。兒。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又。道。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得。住。這。些。小。孩。子。們。八。

十二回稱賈代儒爲老學究。又寶玉講後生可畏一章。講到不要弄到。說到這裏。向代儒一瞧。代儒說。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寶玉纔說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均與性理諸書老成翰林等相應。又熊賜履湖北人。張英安徽人。所謂南邊人。殆指張熊等。

胤初以康熙十四年十二月被立爲皇太子。四十七年九月被廢。四十八年三月復立。五十一年十一月復廢。自第一次被廢以至復立。爲時不久。而又悉歸咎于魘魅。故石頭記中僅以三十三回之笞責及二十五回之魘魔形容之。二十五回中言寶玉雖被迷。



污。經。和。尚。摩。弄。一。回。依。舊。靈。了。卽。雖。廢。旋。復。之。義。至。九。十。四。回。之。失。玉。乃。叙。其。終。廢。也。至。和。尚。還。玉。事。等。殆。無。關。本。事。

胤。初。之。被。廢。由。於。兄。弟。之。傾。軋。東。華。錄。所。載。主。動。者。爲。胤。禔。胤。禛。二。人。石。頭。記。九。十。四。回。於。失。玉。以。前。先。叙。海。棠。旣。萎。而。復。開。賈。母。道。花。兒。應。在。三。月。裏。開。的。如。今。是。十。一。月。三。月。及。十。一。月。與。復。立。復。廢。之。月。相。應。又。黛。玉。說。花。開。之。因。道。當。初。田。家。有。荆。樹。一。顆。三。個。弟。兄。因。分。了。家。那。荆。樹。便。枯。了。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顆。樹。也。就。發。了。旣。說。弟。兄。又。

說三個。與胤礽胤禔胤禩三人相應。

石頭記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與礽字形相似也。九十二回評女傳巧姐慕賢良卽熊賜履等教胤礽以性理諸書也。一百十八回記微嫌舅舅欺弱女賈環賈芸欲賣巧姐於藩王卽指胤禔爲胤禔胤禩所賣事。寶玉被打由賈環訴說金釧兒事。寶玉被魔由賈環之母趙姨娘主使。巧姐被賣亦由賈環主謀。與胤禔之陷胤礽相應。其事又有親舅舅王仁與聞之。紅樓夢曲中亦云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很舅。奸兄與胤礽案中有所謂舅舅佟國維者相應。東華

錄。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上曰。胤禛乃胤禔之黨。胤禔曾奏言。請立胤禛爲太子。伊當輔之。又曰。此事必舅。舅。佟。國。維。大。學。士。馬。齊。以。當。舉。胤。禛。默。示。於。衆。二。月。諭。舅。舅。佟。國。維。曰。爾。曾。奏。皇。上。凡。事。斷。無。錯。誤。之。處。此。事。關。繫。重。大。日。後。易。於。措。處。則。已。儻。日。後。難。於。措。處。似。屬。未。便。等。語。又。曰。因。有。舅。舅。所。奏。之。言。及。羣。下。小。人。就。中。肆。行。捏。造。言。詞。所。以。大。臣。侍。衛。官。員。等。俱。終。日。憂。慮。若。無。生。路。者。中。心。寬。暢。者。惟。大。阿。哥。八。阿。哥。耳。又。曰。舅。舅。前。啟。奏。時。外。間。匪。類。不。知。其。故。因。盛。讚。爾。云。如。此。方。謂。之。國。舅。大。臣。不。懼。死。亡。敢。行。陳。奏。

今爾之情形畢露。人將謂爾爲何如人耶。石頭記一百十八回。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舅做得主的。第一百十九回。事敗後。嚇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與東華錄之佟國維相應。康熙四十八年四月。諭曰。胤禔之黨羽。俱係賊心惡棍。平日鬪鷄走狗。學習拳勇。不顧罪戾。惟務誘取銀錢。故石頭記亦有愛銀錢的奸兒語。

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絳珠影其氏也。居瀟湘館。影其竹垞之號也。竹垞生於秀水。故絳珠草長於靈河岸。

上竹垞客遊南北。必橐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京師。孫退谷過其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一見陳廷敬所作墓誌。石頭記第十六回。黛玉帶了許多書籍來。四十回。劉老老到瀟湘館。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一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以此竹垞嘗與

陳其年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禁中故黛玉  
與史湘雲凹晶館聯句竹垞入直南書房旋被劾鐫  
一級罷尋復原官其被劾之故全謝山謂因攜僕鈔  
永樂大典竹垞所作詠古二首云漢皇將將屈羣雄  
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  
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  
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詩意似爲人所賣石頭記中  
鳳姐掉包事疑卽指此七十回寶釵探春湘雲寶琴  
均替寶玉臨字而於黛玉一方面但云紫鵲送一卷  
小楷疑影攜僕寫書事

薛寶釵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薛者雪也。林和靖詠梅有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

嘯亭雜錄曰高江村家貧鬻字爲活。納蘭太傅愛其才。薦入內廷。仁廟亦愛之。遇巡狩出獵。皆命江村從。故江村詩曰身隨翡翠叢中列。隊入鵝黃帶裏行。蓋紀實也。江村性趨巧。遇事先意承旨。皆愜聖懷。一日上出獵。馬蹶。意殊不懌。江村聞之。故以瀦泥汗其衣。入侍。上怪問之。江村曰適落馬墜積瀦中。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輩南人。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墜。

意乃釋然。又嘗從登金山。上欲題額。濡毫久之。江村擬江天一覽四字於掌中。趨前磨墨。微露其迹。上所擬書之。其迎合類如此。簷曝雜記曰。江村初入都。自肩襪被。進彰儀門。後爲明相國司閹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卒無人。司閹以江村對。卽呼入。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絕人。旣居勢要。家日富。則結近侍。探上起居報。一事酬以金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宮廷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天語垂問。輒



能對大意。以是聖祖益愛賞之。鄭方坤本朝詩鈔小傳曰。江村年十九之京師。以諸生就京闈試。不利。落魄羈窮。賣文自給。新歲爲人書春帖子。往往自作聯句。用寫其幽憂牢落之懷。偶爲聖祖所見。大加擊節。立召見。案石頭記寫寶釵處處。周到得人歡心。自薛姨媽賈母王夫人湘雲岫煙以至襲人輩。無不贊嘆。並黛玉亦受其籠絡。卽所謂性趨巧善迎合之影子也。寶釵以金鎖配寶玉。謂之金玉良緣。其嫂曰夏金桂。其婢曰黃金鶯。鶯兒爲寶玉結絡。以金線配黑珠兒線。皆以金豆探起居之影子也。寶釵最博雅。二十

二回。點魯智深醉鬧五台山。爲寶玉誦寄生草。詞實玉讚他無書不知。第三十回。寶玉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七十六回。湘雲用楷字。黛玉說。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只個字。我不知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用查。只就是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花。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卽其翻書備對之影子也。第一回。稱窮儒賈雨村。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每日賣文作字。爲生。卽江村襍被進都鬻字。

爲活之影子也。賈雨村高吟一聯曰：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凡也。卽聯句被賞之影子也。四十七回薛蟠遭湘蓮苦打，遍身內外滾的似泥母豬一般。又說那裏爬的上馬去，卽江村自稱落馬墮積瀟中之影子也。

江村所作塞北小鈔曰：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扈蹕出東直門云云。偶患暑氣，上命以冰水飲，益元散二碗方解。甲申上曰：爾南人爲何亦飲冰水？士奇曰：天氣炎熱，非冰莫解。上曰：朕聞南人殊不畏暑。士奇曰：

南人從來畏暑。故有吳牛見月而喘之語。上大笑着。案石頭記第七回。寶釵對周瑞家的說。我這是從胎裏帶來的一般熱毒。又說癩頭和尚所說的方。叫做冷香丸。第三十回。寶玉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不得不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體胖怯熱。與塞北小鈔語相應。莊子早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所謂胎裏帶來熱毒。亦兼熱中之諷。

漢名臣傳云。康熙廿七年。法司逮問貪贖劾罷之巡

撫張汧。因汧未被劾時。曾遣人賈報赴京。詰其行賄何人。初以分餽甚衆。不能悉數抵塞。既而指出士奇奉諭。置勿問。士奇疏請歸田。得旨。以原官解任。廿八年。從上南巡。至杭州。駕幸士奇之西溪山莊。賜御書竹窗扁額。九月。左都御史郭琇疏劾之。曰。有植黨營私。招搖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奸。又曰。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又曰。士奇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權。以圖分肥。凡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

之名。又曰。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頊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腹心。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亦自忘乎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又曰。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價直八

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成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龍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湖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又曰聖駕南巡時。上諭嚴誠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愍不畏死。卽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餽黃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則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云云。得旨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俱

著休致回籍。王頊齡何楷著留任。東華錄。康熙二十八年。吏部議。左副都御史許三禮奏參。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與高士奇招搖納賄。查徐乾學與高士奇招搖納賄之處。並無實據。許三禮又奏參乾學有云。乾學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對云云。案石頭記第四回。門子遞與雨村一張護官符。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



如土金如鐵。卽許三禮疏中五方萬國之對之影子也。門子又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雪也。不單靠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省本亦不少。此卽郭琇疏中死黨義兄弟叔姪子女姻親及許疏中親家等種種關係之影子也。第四回稱薛公子亦金陵人氏。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著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人家等措辦。又云。自薛蟠

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又云薛蟠要親自入都。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餽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後。薛蟠表弟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本店裏有一付板。叫作什麼檣木。第四十八回各鋪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鋪內攬總。說起今年紙劄香扇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鋪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取些紙劄香扇來賣。

薛蟠心下忖度。不如也打點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第六十六回。薛蟠說。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裏走。一路平安。誰知到了平安州地方。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第六十七回。管總的張太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薛蟠說。特的給媽媽合妹子帶來的東西。一箱都是綢綾緞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一箱卻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觔斗小

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著。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小像。薛姨媽將箱子裏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送給賈母並王夫人。寶釵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的配合妥當。使鶯兒同著一個老婆子跟著送。往各處寶玉到黛玉處。見堆著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裏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鋪啊。第五十七回。邢岫煙把綿衣服當了。寶釵問當在那裏。岫煙道。叫做甚麼。恆舒了。是鼓樓西大街。寶釵笑道。鬧在一家。

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到了。岫煙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第四十五回。黛玉對寶釵道。你如何比得我。你這裏有地土。買賣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均與郭琇疏中所謂房屋田產園宅。緞號資本及餽送等事相應。薛蟠在平安州遇盜。與平安錢相應。探春影徐健菴也。健菴名乾學。乾卦作三。故曰三姑娘。健菴以進士第三人及第。通稱探花。故名探春。健菴之弟元文入閣。而健菴則否。故謂之庶出。然許三禮劾健菴。一則曰。膽恃胞弟徐元文。欽點入閣。再則

曰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  
去了。余秦檜指余國柱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  
他大長兄之謠。又有五方寶物歸東海徐氏萬國金  
珠貢澹人之對。是健菴雖不入閣。而其時亦有炙手  
可熱之勢。故石頭記第五十五回鳳姐兒道。好個三  
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託生在太太肚裏。  
平兒笑道。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  
與別的一樣看待麼。又鳳姐病中。王夫人命探春合  
同李紈協理。又請了寶釵來。他三人一理。更覺比鳳  
姐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裏外下人都暗中抱

怨說剛剛倒了一個巡海夜。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此卽影射去了余秦檜來了徐嚴嵩一謠也。韓慕廬所作徐健菴行狀有云。吳中文社故盛。公爲之領袖。又云。壬子主試順天。以獨賞爲公鑒。往往憐收旣落之才。卽遺卷中有一佳言迴句。咨嗟吟諷。以失之爲恨。又云。公故負海內望。而勤於造進。篤於人物。一時庶幾之流。奔走輻輳。如不及。山林遺逸之老。不遠千里。樂從公。後生之才進者。延譽薦引。無虛日。案石頭記有秋爽齋偶結海棠社。指此又二十七回。探春屬寶玉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串錢了。

你還拏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又道。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根挖的香盒兒。膠泥。燉的風爐兒。這就好了。卽以表其延攬文士之故事也。

行狀又云。嘗請崇節儉。辨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案石頭記第二十七回。探春屬寶玉帶輕巧頑意兒。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又道。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道。那回穿著。可巧遇見老爺。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



踐。綾。羅。：趙姨。娘。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踢。攏。  
襪。踢。攏。的。：探。春。道。什。麼。我。是。做。鞋。的。人。麼。環。兒。難。  
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蓋。影。射。此。  
事。

懔。園。集。有。賜。覽。皇。太。子。書。法。奏。稱。皇。太。子。歷。年。親。寫。  
所。讀。書。本。及。臨。摹。楷。法。共。大。小。八。篋。有。奇。案。石。頭。記。  
七。十。回。探。春。每。日。臨。一。篇。楷。字。與。寶。玉。影。此。

健。菴。疊。被。彈。劾。於。康。熙。二。十。九。年。回。里。許。以。書。局。自。  
隨。傲。居。洞。庭。東。山。石。頭。記。一。百。回。至。一。百。二。回。歷。叙。  
探。春。遠。嫁。第。五。回。畫。著。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

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詩曰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皆指此行狀曰再疏乞骸骨上允所請時已仲冬命且過冬行二十九年春抵家詩中清明字指此

王熙鳳影余國柱也王卽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楷書王玉同式國柱曾爲戶部尙書故賈璉行二且賈氏財政由熙鳳管理國柱曾爲江寧巡撫故熙鳳協理寧國府漢名臣傳云康熙二十八年三月給事中何金蘭疏言凡解職解任官仍居原任地方例有明禁余國

柱曾爲江寧巡撫。游陟大學士。不思竭忠圖報。贖貨無厭。穢迹彰聞。荷恩放歸里。乃被黜後。挾輜重往江寧。省城購買第宅。廣營生計。呼朋引類。壟斷攫金。借勢招搖。顯違禁例。乞飭部嚴議。事下兩江總督傅拉搭察訊。以留戀原任地方。購買第宅。並設立錢店。典鋪。覆奏刑部。擬杖折贖。詔免罪。趣回籍。尋卒於家。石頭記第五回有金陵十二釵正副冊。正冊中有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語有云。哭向金陵事更哀。五十四回。女先兒說書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忘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

老回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第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籤。正面寫著王熙鳳衣錦榮歸。大了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一段事。也不曉得。籤文云。去國離鄉二十年。於今衣錦返家園。蜂採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大了道。奶奶自幼在這裏長大。何曾回南京去了。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還家。奶奶可不是衣錦還鄉了。寶釵道。據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裏頭。還有緣故。第一百十四回。王熙鳳歷劫返金陵。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

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皆指被黜後仍居江寧也。第一百五回「錦衣軍查抄寧國府」趙堂官說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姪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不盡行查抄。又云「有一起人回說東跨房查出兩箱房地契文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王爺道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兩家王子問賈政道所抄家費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賈璉忙走上跪下稟道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敢說不知道麼。」第一百六回賈政問賈璉道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况且非咱們這樣人家所

爲。又鳳姐對平兒說。雖說事是外頭鬧得。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有我的事。皆與何疏相應也。

國柱曾於康熙二十七年爲御史郭琇所劾。稱其在內閣票擬承順。大學士明珠指麾輕重。任意與尙書佛倫等結黨把持。督撫藩臬缺出。展轉援引。總攬賄賂。保送學道及科道內陞出差。率皆居功要索云云。石頭記中叙鳳姐逢迎賈母王夫人。無微不至。而營私弋利等事。亦層見疊出。例如二十七回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

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我猜他們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裏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裏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化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著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云云。十六回賈璉的乳母趙嬖嬖替兩個兒子求

事情道：「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著我們爹，只怕我還餓死了呢。」又鳳姐忙向賈薈道：「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倒便宜了你呢。」賈薈忙陪笑道：「正要和嬌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賈蓉悄悄的向鳳姐道：「嬌娘要什麼東西，分付了開個賬兒，給我兄弟帶去，按賬置辦了來。」二十四回賈芸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道：「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嬌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該你就是了。」又賈芸送



香。料。後。鳳。姐。道。：。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賈。芸。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香。料。兒。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且。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等。事。都。一。字。不。提。至。次。日。鳳。姐。上。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孀。娘。休。提。我。這。裏。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孀。娘。這。會。子。也。就。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

的。：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  
告。訴。我。一。聲。什。麼。不。成。了。多。大。點。事。兒。耽。誤。到。這。會  
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  
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嬌。娘。就。派。我。罷。鳳  
姐。半。晌。道。這。個。我。看。著。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裏。的。煙  
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嬌。娘  
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  
鳳。姐。笑。道。你。倒。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  
我。不。管。你。的。事。：。你。到。午。初。時。候。來。領。銀。子。後。來。就  
進。去。種。花。又。十。四。回。鳳。姐。到。水。月。菴。中。老。尼。說。張。金

兒退婚事道：「我想如今長安節度使雲老爺與府上相契要求太太與老爺說聲發一封書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鳳姐笑道：「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鳳姐道：「憑說這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送二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縴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厮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

個○錢○也○不○要○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拏○得○出○來○  
姐○便○將○昨○日○老○尼○之○事○悄○悄○的○說○與○來○旺○兒○旺○兒○心○  
中○早○已○明○白○急○忙○進○城○招○著○主○文○的○相○公○假○託○賈○璉○  
所○屬○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  
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欠○賈○府○之○  
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皆○與○郭○琇○所○  
効○相○應○也○

國○柱○在○江○寧○巡○撫○任○曾○疏○請○增○設○機○房○四○十○二○間○製○  
造○寬○大○緞○疋○得○旨○寬○大○緞○疋○非○常○用○之○物○何○爲○勞○民○  
糜○費○斥○所○奏○不○行○案○石○頭○記○第○三○回○黛○玉○初○到○時○熙○

鳳道。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著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著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七十二回鳳姐道。昨兒晚上夢見一個人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均影此。

國柱於康熙十八年禮科掌印給事中任內。劾浙江水師提督常進功。年老耳聾。非大聲高呼不聞一語。

恐○祕○密○軍○機○因○之○洩○露○所○關○匪○細○疏○下○部○察○議○罷○進  
功○任○案○石○頭○記○第○五○十○四○回○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  
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拏○著○房○子○大○的○砲○仗○往○城○外○去  
放○引○了○上○萬○的○人○跟○著○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  
得○便○偷○著○拏○香○點○著○只○聽○見○撲○嗤○的○一○聲○衆○人○闐○然  
一○笑○都○散○了○這○擡○砲○仗○的○人○抱○怨○賣○砲○仗○的○幹○的○不  
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姐  
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鳳○姐○兒○笑○道○咱○們○也○該○聾○  
子○放○砲○仗○散○了○罷○又○第○二○十○七○回○鳳○姐○又○笑○道○林○之  
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札○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

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皆影此。

國柱於順治九年成進士。然其文辭不多見。其同時諸人著作中。惟陳其年駢文有大治余國柱一序。案石頭記中。王熙鳳不甚識字。如四十五回「探春等要請鳳姐做監社御史。鳳姐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麼。溼的乾的。」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五十回鳳姐兒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李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有一句粗話。七十回「鳳姐因理家常久。每每

看帖看賬也。頗識得幾個字了。四十二回寶釵笑道：「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一概是市俗取笑。」大約因國柱非文學家，故以不識字形容之。

史湘雲。陳其年也。其年又號迦陵。史湘雲佩金麒麟。當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嘗以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也。名以湘雲。又號枕霞舊友。當皆以其狎紫雲故。蔣永修所作陳檢討迦陵先生傳曰：嘗嬖歌童雲郎。雲亡覩物輒悲。若不自勝者。又蔣景祁所作迦陵先生外傳曰：先生寓水繪園。欲得紫雲侍硯。冒母馬太夫人靳之。必得梅花百詠乃可。雪窗一



夕走筆遂成之。可以見其年與紫雲之關係矣。

徐健菴所作陳檢討維崧墓誌銘。京師自公卿下。無不藉藉其年名。傾慕願交者。然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廛。庫陋。纔容膝。蒲簾土銼。攤書其中而觀之。歎菽啖飯。沈思經籍。有餘無問。所從來時。時匱乏。困臥而已。君修髯。美丰儀。風流倜儻。君門閥。清素爲人。恂恂謙抑。襟懷坦率。不知人世有險巇事。又徐健菴作湖海樓集序曰。其年檢討。陽羨貴公子。與余相識。在戊亥之間。嘗下榻檐園。流連歡劇。每際稠人廣坐。伸紙。援筆。意氣揚揚。旁若無人。案石頭記。常寫史湘雲。

之爽直。如第五回紅樓夢曲（樂中悲）云：「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二十回「只見史湘雲大說大笑」三十一回「迎春笑道：『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的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那裏來的那些誑話』」三十二回「襲人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四十九回「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裏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興了沒晝沒夜的高談闊論起來」六十二回「史湘雲笑著道：『這個（拇戰）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得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

了。百八回寶玉心裏想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是  
換了一個人了。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一樣的。  
皆與其年相應。

墓誌銘曰。京師自公卿下。凡人事往來。賀贈宴餞。頌  
述之作。必得其文。以爲榮。其年輒提筆綴辭。益與酬  
酢不休。又曰。君所作歌。隨處散落。人間傳曰。辛卯壬  
辰間。吳門雲間常潤大興文會。四郡名士畢集。觴酌  
未引。髻索筆賦詩。數十韻立就。或時作記序。用六朝  
俳體。頃刻千言。鉅麗無比。諸名士驚歎。以爲神案石  
頭記。極寫湘雲詩思之敏捷。如第三十七回湘雲初

到。李。紈。罰。他。和。詩。湘。雲。一。心。興。頭。不。待。推。敲。刪。改。一。  
面。只。管。和。他。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五。十。回。蘆。雪。  
亭。聯。句。湘。雲。那。裏。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皆。  
是。

墓。誌。銘。曰。遇。花。間。席。上。尤。喜。填。詞。興。酣。以。往。常。自。吹。  
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爲。狂。其。詞。至。多。累。至。千。餘。闕。古。  
所。未。有。也。傳。曰。所。作。詞。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富。至。  
千。八。百。首。石。頭。記。七。十。回。史。湘。雲。偶。填。柳。絮。詞。二。湘。  
雲。說。過。嗒。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明。日。何。不。起。社。填。  
詞。與。其。年。好。爲。詞。相。應。

別傳曰先生嘗自中州入都同秀水朱竹垞合刻一  
稿名朱陳村詞石頭記六十七回凹晶館湘雲黛玉  
聯句殆影此  
傳曰髻貧無子先是游商邱買妾妾父母聞其世家  
游裝都雅意其富許之舉一子名獅兒歲三周載與  
俱歸妾父母暨妾始知髻貧且老諸生耳未幾獅兒  
竟夭髻尋遣妾去去二年髻拔起薦辟官檢討云然  
髻自得官後貧益甚儲孺人卒於家生死不相見益  
悼痛不自聊賴壬戌患頭痛遂不起墓誌銘曰授翰  
林院檢討後四年年五十八而病作積四十餘日卒

石頭記(樂中悲)曲(襁褓)中(父母)歎(雙亡)縱居綺羅叢  
誰知嬌養三十二回寶釵道爲什麼這幾次他(湘雲)  
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裏累  
得很。我再問他幾句家常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  
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情景自然從小  
沒了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傷起心來三十七回  
「史湘雲穿得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裏打發人來接  
他：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  
前。又不敢十分委屈：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  
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所以

寫其未仕以前之厄運也。紅樓夢曲又云：「好一似  
霽月光風耀玉堂，所得個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  
長。準折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  
江。」百九回史姑娘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  
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癆病還可  
捱過四五年，百十回史湘雲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  
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得了冤孽證  
候，不過挨日子罷了。百十八回王夫人道：「就是史姑  
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裏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  
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皆所以寫其既仕以

後之厄運也。其年出於明之世家而入清。故以父母早亡喻之。

別傳曰。相傳先生爲善。卷山中誦經。猿再世。故其性情蕭淡。不耐拘檢。疾革時。吟山鳥山花是故人句而逝。石頭記四十九回。一時史湘雲來了。穿著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頭上戴著一頂空雲鵝黃片金裏大紅猩猩氈昭君套。又圍著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只見他裏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褶小袖掩



襟銀鼠短襖。裏面短短的一件水紅妝段狐嵌褶子。腰裏緊緊束著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縵。脚下也穿著鹿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五十二回「暖香塢巧製春燈謎」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脣。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游。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總難提。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有猜是和尙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剝了尾。

巴。去。的。皆。影。射。山。猿。再。世。之。傳。說。也。衆。人。猜。爲。和。尙。道。士。而。猜。著。者。又。爲。將。做。和。尙。之。寶。玉。皆。影。誦。經。猿。所。謂。後。事。總。難。提。所。謂。剝。了。尾。巴。則。影。其。歿。後。無。子。云。

墓。誌。銘。曰。口。蹇。訥。不。善。持。論。石。頭。記。二。十。回。黛。玉。笑。道。偏。你。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會。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笑。道。我。只。保。佑。著。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姊。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卽。影。此。

妙玉。姜西溟也。從徐柳泉說。姜爲少女。以妙代之。詩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影英字也。第一回名石頭爲赤霞宮神瑛侍者。神瑛殆卽宸英之借音。全謝山所作翰林院編修姜先生宸英墓表曰。常熟翁尙書者。先生之故人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尙書爲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尙書恨甚。枋臣有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欲先生一假借而不可得。

枋臣之子乘間言於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率不得大有攸助。某以父子之間。亦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諧。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又方望溪記姜西溟遺言曰。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墓表又云。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麤。其有出乎先

生日。義山詩未讀。耶案石頭記中極寫妙玉之狷傲。第十七回王夫人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妙玉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若接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做些。就下個請帖。何妨。四十一回妙玉忙命將成窰的茶杯。別收。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老吃了。他嫌骯髒。不要了。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寶玉道。那茶杯。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

：妙玉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碰碎了。也不能給他。：你只交給他快拏了去罷。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骯髒了。：寶玉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囑付他們。擡了水。只攔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六十三回。岫煙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說道。他爲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寶玉將拜帖取與岫煙。

看拜帖寫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岫煙笑道：「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寫別號的。」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爲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上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於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八十七回寶玉悉把

黛玉的事（撫琴）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九十五回，「岫煙求妙玉扶乩。」妙玉冷笑幾聲，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爲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今日怎麼聽了那裏的謠言，過來纏我？」岫煙知他脾氣是這麼著的。一百九回，「妙玉來看賈母病。」岫煙出去接他，說道：「況且咱們這裏的腰門常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妙玉道：「我那管你們關不關？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煙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又第五回，「紅樓夢曲」（世



難容云天生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西  
溟不食豕見下條視綺羅俗厭皆是

西溟性雖狷傲而熱中於科第方望溪曰西溟不介  
而過余以其文屬討論曰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  
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  
及也朱竹垞書姜編修手書帖子後云予嘗勸罷鄉  
試西溟怒不答平生不食豕兼惡人食豕一日予戲  
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蒸豕一梓曰食之則  
以淡墨書子名子其食之乎西溟笑曰非馬肝也石  
頭記八十七回寶玉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

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棋。寶玉尙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擡。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重新坐下。癡癡的問著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妙玉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咯碌碌一片瓦響。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嘶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歸禪牀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牀便恍蕩起來。大夫道。這

是走魔入火的原故；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裏忍得住，況且又是。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裏，便宜誰去呢？惜春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皆寫其熱中之狀態也。

西溟未遇時，欲提挈之者甚多，忌之者亦不鮮。慕表曰：凡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俛得俛失。又曰：當是時，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宸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

生○耦○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  
當○今○作○者○：○會○徵○博○學○鴻○儒○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  
相○約○連○名○上○薦○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  
已○無○及○矣○新○城○王○公○歎○曰○其○命○也○夫○：○先○生○累○以○醉○  
後○違○科○場○格○致○斥○：○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騰○  
因○先○生○斥○其○未○讀○義○山○詩○遺○言○曰○翁○司○寇○寶○林○用○此○  
刊○布○責○翁○文○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李○次○青○  
姜○西○溟○先○生○事○略○曰○始○睢○州○典○試○浙○中○歎○息○語○同○事○  
暗○中○摸○索○勿○失○姜○君○竟○弗○得○嗣○後○每○榜○發○無○不○以○失○  
先○生○爲○恨○者○曝○書○亭○集○有○爲○姜○宸○英○題○畫○詩○孫○注○曰○

案已未鴻博試。據其鄉後進云。以厄於高江村詹事。不獲舉墓表。又曰。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石頭記第五回紅樓夢曲世難容云。好高人共妒。過潔世同嫌。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又何須王孫公子。歎無緣。百十二回妙玉說道。我自玄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裏請來。不能又棲他處。八十七回。怎奈神不守舍。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求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拽扶他上車。五十

回李紉說可厭妙玉爲人我不理他皆寫其不遇之境也。

墓表曰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爲刑部歎曰吾在西曹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媿何如矣方望溪曰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挂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未路乃重負汗累然觀過知仁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石頭記百十二回有

人大聲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最要不得的……  
那個什麼菴裏的尼姑死要到嚙們這裏來……那腰  
門子一會兒開著一會兒關著不知做什麼……我今  
日纔知道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裏頭  
今日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  
麼……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  
手了。他跟他了賊去受用去了。百十五回地藏的姑子  
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權翠菴的妙師父怎麼跟了  
人去了。惜春道。那裏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的割  
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那

姑子道。妙師父爲人怪癖。只怕是假惺惺罷。五回紅樓夢曲曰。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皆寫其受誣也。百十二回。妙玉自己坐著。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顙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裏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此時妙玉如醉如癡。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薰住。由著他擺布去了。寫其以目昏而爲同官所欺也。百十二回。又云。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汗辱。還是不屈而死。未知下落也。難妄擬。惜春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



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得很。豈肯惜命。百十七回。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裏的人。城裏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衆人道。嗒們櫛翠菴的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賈芸道。前日聽見人說他菴裏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皆寫其瘐死獄中也。西溟祭納蘭容若文。有曰。兄一見我。怪我落落轉亦。以此賞我標格。我蹶而窮。百憂萃止。是時歸兄館。我蕭寺人之狎狎。笑侮多方。兄不謂然。待我彌莊。梵筵棲止。其室不遠。縱譚晨夕。枕席書卷。余來京師。

刺字漫滅。舉頭觸諱。動足遭跌。兄輒怡然。忘其顛蹶。數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對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真。我時嫚罵。無問高爵。兄不余狂。知余疾惡。激昂論事。眼睜舌橋。兄爲抵掌。助之叫號。有時對酒。雪涕悲歌。謂余失志。孤憤則那。彼何人斯。實應且憎。余色拒之。兄門固扃。石頭記中。寫妙玉品性。均與之相應。而蕭寺及梵筵云云。尤爲櫛翠菴之來歷也。惜春嚴蓀友也。蓀友爲薦舉鴻博。四布衣之一。故曰四姑娘。蓀友又號藕漁。亦曰藕蕩。漁人故惜春住藕。樹詩社中。卽以藕樹爲號。

池北偶談。公卿薦舉鴻博。繩孫目疾。是日應制。僅爲八韻詩。朱竹垞嚴君墓誌。晚歲有以詩文畫請者。概不應。石頭記三十七回。惜春本性懶於詩詞。殆指此墓誌曰。君兼善繪事。李次青嚴蓀友事略。又稱其尤精畫。鳳石頭記。惜春之婢名入畫。第四十回。賈母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第四十二回。李紈笑道。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五十回。賈母道。那是你四妹妹那裏和煖。和我們到那

裏。瞧。瞧。他。的。畫。兒。趕。年。可。能。有。了。不。能。衆。人。笑。道。那。裏。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只。問。惜。春。畫。在。那。裏。惜。春。因。笑。道。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滯。不。堪。畫。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了。皆。借。蓀。友。繪。事。爲。點。綴。其。所。云。請。假。一。年。明。年。纔。有。及。天。寒。收。起。等。則。晚。歲。不。應。之。義。也。

墓。誌。曰。君。歸。田。後。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爲。常。暇。輒。掃。地。焚。香。而。已。事。略。曰。既。入。史。館。分。纂。隱。逸。傳。容。與。蘊。

藉蓋多自道其志行云石頭記七十四回惜春年幼天性孤癖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著入畫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况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我一個姑娘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我只能保住自己就穀了以後你們有事好歹別累我：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怎麼我不冷我清清白的一個人爲什麼叫你們帶累了：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淨八十七回惜春想我

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  
到。這。裏。驀。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大。造。本。  
無。方。云。何。是。應。住。既。從。空。中。來。應。向。空。中。去。占。畢。卽。  
命。了。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百。十。五。回。惜。春。道。如。  
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干。淨。淨。的。一。輩。  
子。皆。寫。其。杜。門。不。出。掃。地。焚。香。之。決。心。也。

寶。琴。冒。辟。疆。也。辟。疆。名。襄。孔。子。嘗。學。琴。於。師。襄。故。以。  
琴。字。代。表。之。

辟。疆。有。姬。曰。董。白。其。沒。也。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以。哀。  
之。有。曰。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舟。泊。江。邊。

時○西○先○生○畢○令○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  
 比○雪○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  
 霓○裳○也○偕○登○金○山○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  
 仙○又○曰○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早○夜○出  
 入○皆○爛○縵○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  
 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  
 石○頭○記○四○十○九○回○湘○雲○又○瞧○著○寶○琴○笑○道○這○一○件○衣  
 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五○十○回○賈○母○一  
 看○四○面○粉○妝○銀○砌○忽○見○寶○琴○披○著○鳧○氈○裘○站○在○山○坡  
 背○後○遙○等○身○後○一○個○丫○鬟○抱○著○一○瓶○紅○梅○喜○的○忙

笑道。你們瞧這雪坡上。配上他這個人物。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房裏掛的仇十洲畫的豔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裏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這是已許配梅家了。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四十九回薛蝌因當年父親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媳。皆與隱梅盒憶語中語相應。張公亮所作冒姬董小宛傳。小宛秦淮樂籍中奇女也。徙之金閨。住半塘。自西湖遠游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自此渡滸墅遊惠山歷毗陵陽羨。



澄江抵北固登金焦石頭記五十回薛姨媽道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五十一回寶琴十首懷古絕句爲赤壁交趾鍾山淮陰廣陵桃葉渡青冢馬嵬蒲東寺梅花觀十處雖地名不皆符合然彼此足相印證。

辟疆之別墅曰水繪園石頭記五十二回寶琴說曾

見真。真。國。女。子。蓋用聞奇錄中畫中美人名真真事。以映繪字。此女子所作詩有曰「昨日朱樓夢。今宵水國吟。」上句言其不忘明室。下句則即謂水繪園也。古人嘗以千里草影董字。後漢童謠千里草何青青是也。石頭記五十回「李綺燈謎以螢字打一個字。寶琴猜是花草的花字。黛玉笑道「螢可不是草化的。」殆亦以草字影董字也。相傳董小宛實非病死而被劫入清官。草化爲螢。疑即指此。螢與榮。國府之榮同音也。

劉老老。湯潛菴也。合肥蒯君若木爲我言之。潛菴受

業於孫夏峰。凡十年。夏峰之學。本以象山陽明爲宗。石頭記劉老老之女壻曰王狗兒。狗兒之父曰王成。其祖上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勢利。便連了宗。似指此。

耿介所作湯潛菴先生斌傳曰。皇太子將出閣。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經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部掌詹事府事。石頭記四十二回。鳳姐兒道。他巧姐兒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

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莊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又一百十三回。鳳姐對巧姐兒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老老道。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鳳姐道。你帶了他去罷。一百十九回。平兒道。老老你既是姑娘的乾媽。疑皆指其爲詹事時事。

觚賸舊傳明祖夢兵卒千萬。羅拜殿前。高皇曰。汝因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爲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

漸蕃衍。甚至樹頭花前。雞埒豕圈。小有菱妖。輒曰五聖爲禍。吾吳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貸錢。妖詭百出。吳人驚信若狂。簫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巫覡牲牢。闐委雜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歲無虛日也。睢州湯公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奉有俞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備。或畀炎火。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子遺。國朝先正事略。蘇州府城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凡少年婦女感寒熱。覘巫輒謂五通將娶爲婦。往往羸瘵死。常數十家。前有大吏擬撤其祠。遇崇死。民益神之。公收像投水。

火。盡。燬。所。屬。淫。祠。請。旨。勒。石。永。禁。石。頭。記。三。十。九。回。  
劉。老。老。道。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  
四。尺。深。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必。定。有。人。偷。柴。草。  
來。了。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  
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道。原。來。是。一。  
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外。面。人。喊。噪。  
起。來。丫。鬟。回。說。南。院。馬。棚。子。裏。走。了。火。了。不。相。干。  
已。救。下。了。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又。忙。命。人。去。  
火。神。跟。前。燒。香。賈。母。足。足。看。火。光。熄。了。都。是。纔。  
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林。黛。玉。忙。笑。道。嗒。們。雪。下。

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劉老  
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莊北沿地埂子上。有一  
個小祠堂裏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  
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  
賸所謂無從稽考姓氏。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  
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五  
字與玉字相似。故曰若玉。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  
國朝先正事略所謂少年婦女。五通將娶爲婦。往  
往羸瘵死。因爲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  
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

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破了。那像也就成了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莊店道上閒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我們村莊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個像平了。廟呢。寶玉道。我明日做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汪士鋹所作湯潛菴先生墓表。其後五路神徙於他所。駸駸乎有復興之勢。焙茗笑道。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那廟門卻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一看泥胎嚇的。我又跑出來。活似真的一般。那



裏○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皆  
影○湯○公○燬○五○通○祠○事○也○

徐○乾○學○所○作○工○部○尙○書○湯○公○神○道○碑○居○官○不○以○絲○毫  
擾○於○民○夏○從○貿○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薺○生○日○採○取  
啖○之○脫○粟○羹○豆○與○幕○客○對○飯○下○至○臧○獲○皆○怡○然○無○怨  
色○常○州○知○府○祖○進○朝○製○衣○韉○欲○奉○公○久○之○不○敢○言○竟  
自○服○之○馮○景○所○作○湯○中○丞○雜○記○黃○進○士○春○江○言○公○泣  
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  
貧○士○而○其○日○給○爲○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兩○隻○雞  
公○愕○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

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踞○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  
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  
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  
絕○饋○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上○公○  
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去○之○日○敝○簾○數○肩○不○增○一○物○  
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爲○祖○道○諸○公○曰○吳○中○  
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觚○賸○續○編○睢○州○湯○潛○菴○先○  
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  
之○身○臥○板○牀○上○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  
遺○惟○竹○筥○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

乃能成殯。石頭記第六回記劉老老之外孫名板兒。外孫女名青兒。一進榮國府攜板兒去。板兒當影吳中所市之廿一史。青兒則影其日給菜韭也。又劉老老見鳳姐時。賈蓉適來借屏。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孀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孀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兒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來的。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是影不受壽屏事。曰借。曰略擺一擺就送來。言不受也。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王汪同音。汪琬撰文在上。也不許碰壞一點。但

錄其文而於屏一無所損也。又鳳姐給他二十兩銀子。而第三十九回。劉老老道。這樣螃蟹。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穀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疑皆影徐健菴。賻二十金也。第三十九回。劉老老又來了。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裏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老老道。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裏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裏的好吃。

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第四十二回。平兒道。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子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裏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皆影啖野薺給菜韭及謂士當嚼菜根等也。平兒道。這一包是八兩銀子。」影死後所遺。惟俸銀八兩也。三十九回。鴛鴦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給劉老老換上。四十二回。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拏出幾件來。又鴛鴦

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著也可惜。卻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叫我拏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送人或自己家裏穿罷。又平兒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這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很穿。你要棄嫌我就敢說了。老老忙笑說道。姑娘說那裏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孤負了姑娘的心。皆影祖進朝欲奉。

衣鞞久不敢言而自服之也。四十回賈母道：「那個紗叫軟烟羅。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屨。後來我們拏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劉老老口裏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拏著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若有時都拏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四十二回平兒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裏子。這是兩個繭綢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裏是兩疋綢子。年下做件衣裳穿。」又四十一回劉老老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皆影其苧。

帳自蔽全家衣布及死時服敝藍絲襖褐色布袴事也。第四十回。劉老老道這裏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四十一回。鳳姐道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拏雞湯。煑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拏出來。用炒的雞爪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影其責子啖雞事也。



履園叢話。湯文正公洩任江蘇。聞吳江令卽墨郭公  
琇。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  
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  
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  
改前轍。石頭記四十一回。賈母帶了劉老老至櫳翠  
庵來。寶玉道。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兒來。  
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影郭琇洗堂事也。  
其他迎春等人。尙未考出。姑闕之。又有插敘之事。頗  
與康熙朝時事相應者。數條。附錄於後。  
四十八回。賈雨村拏石獸子事。卽戴名世之獄也。戴

居南山岡卽以南山名其集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戴之賈禍尤在其致門生余石民一書故以石馱子代表之所謂老爺不知在那裏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裏所有收著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拏出大門來：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誰知那兩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拏了他到衙門裏去說所欠公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馱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敗

產。扇者史也。看了舊扇子。家裏這些扇子不中用。有實錄之明史。則清史不足觀也。二十把舊扇子。二十史也。石獸子死不肯賣。言如戴名世等。寧死而不肯以中國古史俾清人假借也。拏石獸子抄扇子弄的。人家敗產。石獸子不知是死是活。謂燒燬南山集。版斬戴名世。其案內干連之人。并其妻子。或先發黑龍江。或入旗也。

第二十三回。回目以西廂記牡丹亭對舉。四十回。黛玉應酒令。並引二書。五十一回。寶琴編懷古詩。末二首。亦本此二書。所以代表當時違礙之書也。西廂終

於一夢。以代表明季之記載。牡丹亭述麗娘還魂。以代表主張光復明室諸書。寶玉初讀西廂。正值落紅成陣。引起黛玉葬花。卽接敘黛玉聽曲。恰爲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其後又想起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等句。落紅也。葬花也。付紅紫於斷井頽垣。皆弔亡明也。奈何天。誰家院。猶言今日域中誰家天下也。黛玉應酒令。引牡丹亭。仍爲良辰美景。奈何天。引西廂。則曰紗窗也沒有紅娘。報言不得明室消息也。第四十二回寶釵道。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

家。祖。父。手。裏。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  
在。一。處。諸。如。這。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  
有。他。們。背。著。我。們。偷。看。我。們。背。著。他。們。偷。看。後。來。大。  
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言。此。等。違。  
礙。之。書。本。皆。祕。密。傳。閱。經。官。吏。發。見。則。燬。其。書。而。罰。  
其。人。也。寶。琴。所。編。蒲。東。寺。懷。古。曰。小。紅。骨。賤。一。身。輕。  
私。掖。偷。攜。強。撮。成。雖。被。夫。人。時。弔。起。已。經。句。引。彼。同。  
行。似。以。形。容。明。室。遺。臣。強。顏。事。清。之。狀。其。梅。花。觀。懷。  
古。末。句。一。別。西。風。又。一。年。亦。有。黍。離。之。感。黛。玉。道。兩。  
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嗜。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

底。裏。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們。李。紈。道。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言。此。等。忌。諱。之。事。雖。不。見。史。鑑。亦。不。許。人。讀。其。外。傳。而。人。人。耳。熟。能。詳。也。

第七回。焦大醉後謾罵衆小廝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第一百十一回。大家見一個梢長大漢。手執木棍。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屋來。似影射方望溪事。嘯亭雜錄。方靈皋性剛戇。遇事輒爭。嘗與履恭王同。

判禮部事。王有所過。當公拂袖而爭。王曰。禿老可敢若爾。公曰。王言如馬勃。味往。謁查相國。其僕恃勢。不時稟。公大怒。以杖叩其頭。血涔涔下。僕狂奔告相公。迎見後。復至查邸。其僕望之。卽走曰。舞杖老翁。又來矣。望溪名苞。故曰包勇。

第十八回。黛玉因見寶玉構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自己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前寶玉遂忙恭楷繕完。呈上。賈妃看畢。指杏帘一首爲四首之冠。似影射張文端助王漁洋事。嘯亭雜錄。王文簡詩名重當時。浮

沈粉署。張文端公直南書房。代爲延譽。仁廟亦嘗聞其名。召入面試。漁洋詩思本遲。加以部曹小臣。乍覩天顏。戰栗不能成。一字文端代作。詩草撮爲丸。置案側。漁洋得以完卷。上閱之。笑曰。人言王某詩多丰神。何整潔。殊似卿筆。……漁洋感激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幾曳白矣。

元妃省親。似影清聖祖之南巡。蓋南巡之役。本爲省覲世祖而起也。第十六回。趙嬖嬖道。我聽見上上下下。噪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賈璉道。如



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鳳姐笑道。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下趙嬷嬷道。阿呀呀。那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化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趙嬷嬷道。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阿呀呀。好世派。他家獨接駕四次。也不過拏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

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趙嬪嬪說省親是怎麼個緣故。可見省親是擬議之詞。康熙朝無所謂太上皇。而以太上皇與皇太后並稱。是其時世祖未死之證。宮妃省親與皇帝南巡事絕不同。而鳳姐及趙嬪嬪乃縷述太祖皇帝南巡故事。且縷述某家接駕一次。某家接駕四次。是明指康熙朝之南巡。不過因本書既以賈妃省親事代表之。不得不假記南巡爲已往之事云爾。

右所證明。雖不及百之一二。然石頭記之爲政治小說。決非牽強傅會。已可概見。觸類旁通。以意逆志。一

切怡紅快綠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  
因話錄舊聞記讀可也。民國四年十一月著者識

# 附錄

## 錢靜方紅樓夢考

紅樓夢一書。描寫人情世故。深入細微。膾炙人口者。垂二百數十年矣。前清俞曲園先生嘗考之。謂爲康熙朝相臣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姓納蘭氏。長白人。其子名成德。字容若。長於經學。又好填詞。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卽其人也。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諭。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所述頗合。此書末卷自

具作者姓名曰曹雪芹。袁子才隨園詩話云。曹棟亭康熙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極風月繁華之盛。則曹雪芹固有可考矣。又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自注云。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於乾隆朝。使出曹手。必不備此體例。而是書敍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俞說如是。又云。納蘭容若飲水詞集有滿江紅詞。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棟亭。子清卽雪芹也。余觀錢唐袁蘭村先生選刊之飲水

詞鈔。標爲長白納蘭性德容若著。下注原名成德。則容若有二名矣。

又鄞縣陳康祺先生郎潛二筆云。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時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鮑埼亭集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無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

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  
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  
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  
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  
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羅盜窟。并被以喪身失節  
之名。猶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並加以嗜利受賕  
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  
記憶。此編指郎潛網羅掌故。從不采傳奇稗史。自污  
其書。惟紅樓夢筆墨嫺雅。屢見稱於乾嘉後名人詩  
文筆札。偶一援引。以白鄉先生千載之誣。且先師遺

訓也。由陳之說。是紅樓一書。寫美人實寫名士。特化雄爲雌而已。高澹人名士奇。浙人。

前清康熙帝爲右文之主。一時渡江名士。輻湊輦下。或以經術著。或以文才顯。或以理學稱。其遺聞軼事。往往散見於各家記載。使按圖而索驥焉。雖金釵之列。上中下三冊多至三十六人。亦不難一一得其形似。第恐失之附會。不若闕疑以存其真之爲得也。惟飲水詞鈔一卷。爲納蘭侍御親筆所著。中有與諸名士酬唱之作。余嘗讀之。見爲南豐梁份而作者居多。數。姜宸英次之。嚴繩孫陳維崧輩又次之。以交誼言。



之。彼質夫蓀友迦陵三先生。當亦在金釵之列。第不知爲之影者係何人耳。

是書力寫寶黛癡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卽納蘭侍御容若也。使侍御而非深於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余讀飲水詩鈔。不獨於賓從間得訢合之懽。而尤於閨房內致纏綿之意。卽黛玉葬花一段。亦從其詞中脫卸而出。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影侍御之德配也。爲錄三詞於左。以資印證。

金縷曲〔亡婦忌日有感〕

此恨何時已。灑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三載悠悠。

魂。夢。杳。是。夢。久。應。醒。矣。料。也。覺。人。間。無。味。不。及。夜。臺。  
塵。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釵。鈿。約。定。拋。棄。重。泉。  
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我。自。終。宵。  
成。轉。側。忍。聽。湘。絃。重。理。待。結。個。他。生。知。己。還。怕。兩。人。  
俱。薄。命。再。緣。慳。剩。月。零。風。裏。清。淚。盡。紙。灰。起。

於中好〔十月初四夜風雨其明日是亡婦生辰〕  
塵滿疎簾素帶飄。真成暗渡可憐宵。幾回偷拭青衫  
淚。忽傍犀籤見翠翹。惟有恨。轉無聊。五更依舊落  
花朝。衰楊葉盡絲難盡。冷雨淒風罩畫橋。

南鄉子〔爲亡婦題照〕

淚面更無聲。止向從前悔薄情。憑仗丹青重省識。盈  
盈。一片傷心畫不成。別語忒分明。午夜鷓鴣夢早  
醒。卿自早醒儂自夢。更更。泣盡風簷夜雨淋。

前清研究紅學者。不一其說。有謂紅樓一夢。乃影清  
初大事者。林薛二人爭寶玉。即指康熙末允禩諸人  
奪嫡事。寶玉非人。寓言玉璽耳。故著者明言頑石也。  
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黑字與玉字相合。去其四點。  
則代理二字。代理者。代理密親王也。和碩理密親王  
名允禩。為康熙帝次子。故以雙木之林字影之。猶慮  
閱者不解。又於迎春名之曰二木頭。蓋迎春亦行二

也。襲人爲寶釵之影。寫寶釵不便盡情極致。乃旁寫一襲人以足之。襲人者龍衣人。指世宗憲皇帝允禛也。海外女子指延平王鄭氏之據臺灣。焦大指洪承疇。觀其醉後自表戰功。與承疇之爲清効力者近似。妙玉乃指吳梅村。走魔遇劫。卽狀其家居被迫。不得已而出仕。梅村吳人。妙玉亦吳人。居大觀園。自稱檻外人。寓不臣之意。王熙鳳指宛平相國王熙。康熙一朝。漢大臣有權者。熙爲第一。書中明言熙鳳爲男子也。此說旁徵曲引。似亦可通。不可謂非讀書得間。所病者舉一漏百。寥寥釵黛數人外。若者爲某。若者爲

某。無從確指。雖較明珠之說。似爲新穎。而欲求其顯豁呈露。則不及也。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卽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卽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是而神非也。近人又謂紅樓一名情僧錄。情僧指清世祖。世祖納冒氏之妾董小宛爲妃。小宛早卒。世祖傷感不已。遂遁五臺爲僧。紅樓之作。刺世祖也。此說最爲謬妄。無論年歲懸殊。卽事實亦多不類。近見某君著董小宛考以辨之矣。余何贅焉。

## 董小宛考

清世祖出家之說。世頗有傳者。其時董鄂貴妃之故。後承恩。具在國史。時人因董鄂之譯音。定用此二字。遂頗用董氏故事影射之。陳迦陵之所謂董承嬌女也。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之所謂千里草也。雙成也。皆指董鄂事。何必另於疑似之間。強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於凡姓董之人中。牽及冒氏侍姬之董小宛事之可怪。無逾於此。凡作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卽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并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

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爲馬方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關公德。不可不辨也。

董小宛之歿也。在順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蓋生於明天啟四年甲子。是爲清太祖天命十年。國號後金。未定名爲清也。越十四年。爲明崇禎十一年戊寅。清太宗於是年之前一年改元崇德。始建國號曰清。於此爲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戌時。世祖始生。而爲小宛之十五歲。

陳其年湖海樓詩。壽冒巢民先生七十云。先生庚子。屆五裘。我適來捧金屈卮。婁東作序。字椀大。研繚綾上。蟠蛟螭。十年庚戌。再祝嘏。合肥夫子爲之詞。花前秃筆。掃屏嶂。酒痕墨瀋。交淋漓。今春庚申。又七十。佳郎賭著斑斕嬉。據此則巢民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至順治十七年庚子爲五十。康熙九年庚戌爲六十。康熙十九年庚申爲七十也。庚申之前一年己未。爲清代第一次開鴻博科。其年以是年入翰林。巢民之五十壽言。出吳梅村手。六十壽言。出龔芝麓手。七十壽言。乃出其年手。正



其年入翰林之次年也。梅村壽文。今見集中。巢民至八十三而終。八十壽言。出韓元少手。亦見有懷堂集。

由庚子上推順治七年庚寅。爲巢民之四十歲。巢民憶小宛之情詞。具在影梅庵憶語。憶語云。客春三月。欲長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奉常云。子不自註。則余苦心不見。如桃花瘦盡春醒面七字。綰合己卯醉晤壬午病晤兩番光景。誰則

知者。余時應之。未卽下筆。云云。又曰。詎謂我侑卮  
之辭。乃姬誓墓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  
詩之妙。而去春不註奉常詩。蓋至遲之。今日常以  
血淚和隕麩也。云云。據此。則巢民之作憶語。在庚  
寅四十初度之明年。爲順治八年辛卯。

憶語又曰。客歲新春二日。卽爲余抄選全唐五七  
言絕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讀七歲女子所嗟人異  
雁不作一行歸之句。爲之淒然下淚。至夜和成八  
絕。哀聲怨響。不堪卒讀。余挑燈一見。大爲不懌。卽  
奪之焚去。遂失其稿。傷哉異哉。今歲恰以是日長

逝也。云云。所云客歲。卽是庚寅。所云今歲。卽是辛卯。新正二日長逝。其確證如此。

憶語又云。姬在別室四月。荆人攜之歸入門。吾母太恭人與荆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重相親。謂其德性舉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癢。當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

一言柄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違。咸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却之。不以殉。洵稱異人。云云。此處又可證小宛之死。爲元旦次日。巢民記其彌留之狀。并記其殉物。此爲夭死於家。絕無影響異詞。可供攬摭也。巢民之婦蘇氏。與巢民同年。見梅村壽文。小宛之年。各家言止二十七歲。旣見於張明弼所作小宛傳。又余澹心板橋雜記云。小宛事辟疆九

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  
四百言。哭之。張余皆紀小宛之年。澹心尤記其死  
因。爲由於勞瘁。蓋亦從影梅庵憶語中之詞旨也。  
然據憶語。則當得年二十有八。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爲清太宗崇德三年。南都鄉試。  
巢民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盛稱小宛。巢  
民初未過訪也。至下第後。送其尊人入粵。乃至吳門。  
時小宛已移居吳。巢民與之相見於半塘。是爲識面  
之始。是年小宛十六歲。清世祖則爲二歲。巢民則爲  
二十九歲。

己卯。應試南都。從吳方侯諸公聞小宛名。見張明弼所作傳。憶語則云。己卯初夏。應試白門。晤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去金閶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時逗遛洞庭不返。名與姬頡頏者。有沙九畹。楊漪炤。予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姬。將歸棹。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數來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花徑扶姬於曲闌。與余晤。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嬾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

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云云。據此則小宛之年。當以巢民所自記者爲信。若如張傳余記之言。是年當止十五。否則當死於順治七年庚寅。總之與憶語不合。故斷爲小宛死於二十八歲時也。

巢民記與小宛相見情狀如此。則張傳所云。方侯吳諸公稱小宛。而巢民不信。因不訪小宛。小宛則時時從人問巢民。及半塘相見。連稱巢民爲異人。異人。皆未免過爲妝點。

崇禎十五年壬午春。小宛病中再晤巢民。始有委身

之意。暨從至南都鄉試。九月七日榜發。巢民中副車。十月至潤州。謁房師鄭某。乃聞小宛歸冒念切。生死以之。某刺史任黃衫押衙。而負累轆轤。事已決裂。旋得虞山錢牧齋聞訊而來。以大力斡旋。三日爲之區畫立盡。以十二月望。送至如皋。巢民不敢白其尊人居之別室。四閱月乃歸。蓋在十六年癸未之春矣。是爲小宛之以十九歲歸於冒。二十歲始與夫婦同居。時巢民爲三十二至三十三歲。清世祖爲五歲至六歲。清太宗以癸未歿。世祖六歲嗣位。明年改元順治矣。



憶語云。壬午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毘陵。聞言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蓋殘冬屢趣余。未皆答。至則十日前復爲竇霍門下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嫿之者。集千人。譁劫之。勢家復爲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爲賄。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復納入。余至。悵惘無極。然以急嚴親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云云。巢民當辛巳壬午之間。嫿陳姬。訂嫁娶甚堅。自己卯晤小宛。彼此初無意也。此陳姬在憶語中。於辛巳早春相識。審其蹤跡。當卽陳圓。

圓。以無預小宛事。不贅。

又云。是晚壹鬱。因與友覓舟去。虎嘍夜遊。明日遣人之襄陽。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所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卽停舟相訪。友阻云。彼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鑄戶不見客。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闐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沈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闌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恆背稱君奇秀。謂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

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坐榻上。譚有頃云云。此時情景。決其於己卯初見時。非有深契。益證張傳之不免附會。所云勢家。當卽后父周奎。時思間田貴妃之寵。選色於吳。冀蠱思宗。圓圓去而小宛獲免也。後吳三桂之得圓圓。卽得之於周邸。至巢民之眷圓圓。更有紀載可憑。陳其年婦人集云。姑蘇女子圓圓。字畹芬。戾家女子也。色藝擅一時。如皋冒先生常言。婦人以姿致爲主。色次之。碌碌雙鬢。難其選也。蕙心紈質。澹秀天然。生平所覩。則獨有圓圓。

耳。據此則巢民之傾倒於圓圓。少日風流可想矣。又云。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云云。又云。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云云。此爲壬午四五月間事。

又云。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余變色拒絕。告以期逼科試。年來以大。人滯危疆。家事委棄老母。定省俱違。今始經理一切。且姬吳門責逋甚衆。金陵落籍亦費商量。仍歸吳門。俟季夏應試。相約同赴金陵。秋試畢。第與否。

始暇及此。此時纏綿。兩妨無益。姬仍躊躇不肯行。時五木在几。一友戲云。卿果終如願。當一擲得巧。姬肅拜於船牕。祝畢。一擲得全六。時同舟稱異。余謂果屬天成。倉猝不臧。反償乃事。不如暫去。徐圖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聲而別。余雖憐姬。然得輕身歸。如釋重負。纔抵海陵。旋就試。至六月抵家。荆人對余云。姬令其父先已過江來云。姬返吳門。茹素不出。惟翹首聽金陵偕行之約。聞言心異。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憐其意而許之。但令靜俟。畢場事後。無不可耳。余感荆人相成相許之雅。遂

不踐走使迎姬之約。竟赴金陵。俟場後報姬云云。此爲壬午五六月間事。明南畿設提學道。二江北學道署在泰州。江南學道署在江陰。清初尙沿之。巢民就試海陵。應是年科試耳。又云。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闈。姬猝到桃葉寓館云云。又云。場事旣竣。余妄意必第。自謂此後當料理姬事。以報其志。詎十七日。忽傳家君舟抵江干。蓋不赴寶慶之調。自楚休致矣。時已二載違養。冒兵火生還。喜出望外。遂不及爲姬商去留。竟從龍潭尾家君舟抵鑿江。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

留之鑿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云云。又云。七日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而姬痛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望。衆口猜猜。且嚴親甫歸。余復下第意阻。萬難卽諧。舟抵郭外樸巢。遂冷面鐵心。與姬決別。仍令姬歸吳門。以厭責逋之意。而後事可爲也。云云。此爲壬午八九兩月間事。

又云。陽月過潤州。謁房師鄭公。適奴子自姬處來。云姬歸不脫去時衣。此時尚方空在體。謂余不速。

往圖之。彼甘凍死。劉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余云。黃衫押衙。非君平所能自爲。刺史舉杯奮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卽於今日往。陳大將軍立貸數百金。大行以蓆數斤佐之。詎謂刺史至吳門。不善調停。衆譁決裂。逸去。吳江。余復還里。不及訊。姬孤身維谷。難以收拾。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縉紳。下及市井。纖悉大小。三日爲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於虎嘯。旋買舟送至吾臯。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於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



書。媿媿灑灑。始悉其狀。且卽馳書貴門生張祠部。立爲落籍。吳門後有細瑣。則周儀部終之。而南中則李總憲舊爲禮垣者。與有力焉。越十月。願始畢。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云云。是爲壬午十月至十二月間事。是年仲春因訪陳圓不遇而改覓小宛。遂堅訂歸冒。至是歷十月。故言越十月願始畢也。

賴古堂尺牘。錢謙益與冒辟疆云。武林舟次。得接眉字。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富鄭

公乎。闡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駑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騏驥。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此札不入汪東山所刻牧齋尺牘之中。今刻補遺乃入之。詳其文義。尙是一面之後。初通書問。且於巢民誤中副車。方作慰藉之語。知必係

周旋小宛事之後。所通第一書。卽憶語所謂接宗伯書。娓娓灑灑者也。觀書末有花露海錯。致謝嘉貺。則虞山之好事。亦冒氏有以求之。又言歲晚清福。則作書時必已在臘月。至書達時爲月之望日。可知其必爲十二月之望也。

小宛至冒氏。先居別室。四閱月乃歸與嫡同居。則在癸未之初夏矣。

崇禎十七年卽清世祖順治元年。春流賊入京師。莊烈帝以三月十九日縊死。四月望後。確信始達如臯。一時駭走。時南都方議擁立宏光。以五月朔卽位。而

冒氏亦以五月五日返其居。中秋日，巢民入南都。別小宛五閱月。歲杪回里。挈家之父嵩少公江南糧儲任所。旋即流寓鹽官。是年小宛爲二十一歲。巢民三十四歲。清世祖則七歲也。

憶語云。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余邑清和望後。始聞的耗。邑之司命者甚懦。豺虎狎踞城內。聲言焚劫。郡中又有興平兵四潰之警。同里紳衿大戶一時鳥獸駭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賢里。世恂讓家君以不出門自固。閱數日。上下三十餘家。僅我竈有炊煙耳。老母荆人懼。暫避郭外。留姬侍。余姬扃內。

室。經紀衣物書畫文券。各分精粗。散付諸僕婢。皆手書封識。羣橫日刼。殺人如草。而鄰右人影落落如晨星。勢難獨立。只得覓小舟。奉兩親挈家累。欲衝險從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泛湖洲朱宅。江上已盜賊蜂起。先從間道微服送家君從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無從辦。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許至錢許。每十兩可數百小塊。皆小書輕重於其上。以便倉卒隨手取用。家君見之訝且歎。謂姬何暇精細如此。又曰。午節返吾廬。祗金革與城內梟獍爲伍者十

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別姬五閱月。殘臘乃回。挈家隨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鹽官。云云。據此則甲申殘臘。巢民回里挈家。憶語卽接寄居鹽官。似尙爲甲申年內之事。又按陳其年嵩少冒公墓誌銘。甲申復補漕儲。而南北之變起。公於是不復仕矣。夫南北變起。正謂和議決裂。偏安之局無成。蓋宏光時猶稱清爲北朝。而明以南朝自居也。嵩少之任糧儲。蓋已無意仕宦。以挈家赴任爲名。實則寄居鹽官。證之各家詩文。當在高傑亂時。說詳下。

宏光乙酉。清順治二年。五月破南都。巢民先奉父移家鹽官。依死友陳梁。與小宛頗事文藝。小宛著奩豔。不廢娛樂。至南都破後。清兵復下江浙。亂離奔走。閱百日。復返鹽官。九月而巢民病。自冬徂春。乃已。冬至後。渡江北歸。暫棲海陵。以養疾焉。是年小宛爲二十二歲。巢民三十五歲。

陳其年嵩少。冒公墓誌。時江淮盜賊蠡起。臯邑城外。則竈戶。而城內。則中營。白晝殺人。縣門火。日夜不絕。公度無可如何。則率家屬。而依鹽官之陳梁。以居。陳梁者。公子死友也。梁當未與公子交時。則

已從公遊矣。據此則率家屬往鹽官。實爲嵩少之意。江淮盜賊。正指高傑輩。吳梅村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中有一首云。亂梳雲髻下高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合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可以證之矣。又梅村詩題下小引。亦有高無賴爭地稱兵語。皆指此。

黃藜洲弘光實錄鈔。高傑以乙酉正月十三日。爲許定國所殺。其逼揚州也。在甲申九月間。與黃得功相攻。嗣是督師史公。恆爲高傑所脅。江北騷然。冒氏挈家避之。正在甲申之冬。若至乙酉正月傑



死以後。梅村不應言高家兵馬矣。或以梅村此詩。疑小宛先爲高傑所得。後乃由兵間流轉入燕。則又未知傑死在乙酉正月。而小宛之著書侍疾。世所豔稱之蹟。皆在乙酉正月以後也。

憶語云。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癖。命姬手鈔。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徧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豔。其書之瑰異精祕。凡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蟲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

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讎鳩工。以終姬志。云云。按乙酉五月以後爲喪亂。九月以後又爲疾厄。觀下文自明。此節雅興。必爲乙酉春夏間事。

又云。乙酉流寓鹽官。五月復值奔陷。余骨肉不過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緣僕婦雜沓奔赴。動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車。故不能輕身去。且來窺矚。此番決計。置生死於度外。扃戶不他之。乃鹽官城中。自相殘殺。甚闐。兩親又不能安。復移郭外大

白居。余獨令姬率婢婦守寓。不發一人一物出城。以貽身累。卽侍兩親挈妻子流離。亦以子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紛沓。違命而出。大兵迫樵。李雍髮之令初下。人心益惶惶。家君復先去。惹山內外莫知所措。余因與姬決。此番潰散。不似家園。尙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與其臨難捨子。不若先爲之地。我有年友。信義多才。以子託之。此後如復相見。當結平生歡。否則聽子自裁。毋以我爲念。姬曰。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於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待君回。脫有不測。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葬身處也。方命之行。而兩親以余獨割。姬爲憾。復攜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徙。饑寒風雨。苦不具述。卒於馬鞍山。遇大兵。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姬之驚悸瘁瘡。至矣盡矣。

又云。秦溪蒙難之後。僅以俯仰八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遺。

矣。亂稍定。匍匐入城。告急於諸友。卽襆被不辦。夜假蔭於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僅得一氈。與三兄共裹臥耳房。時當殘秋。窗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於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寓。余則感寒。痢瘡沓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衾。爐煨霜節。藥缺攻補。且亂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沈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間關破舟。從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閱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

旁。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籲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誶之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靨如蠟。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憐之感之。願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不測。余留此身於兵燹間。將安寄。

託更憶病劇時。長夜不寐。莽風飄瓦。鹽官城中。日  
殺數十百人。夜半鬼聲啾嘯。來我破窗前。如蛩如  
箭。舉室飢寒之人。皆辛苦。齧睡。余背貼姬心而坐。  
姬以手固握余手。傾耳靜聽。淒激荒慘。歔歔流涕。  
姬謂余曰。我入君門。整四歲。蚤夜見君所爲。慷慨  
多風義。豪髮幾微。不鄰薄惡。凡君受過之處。余敬  
之亮之。敬君之心。實踰於愛君之身。鬼神讚歎。畏  
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當此境。  
奇慘異險。動靜備歷。苟非金石。鮮不銷亡。異日幸  
生還。當與君敝屣萬有。逍遙物外。慎毋忘此際此

語云云。

按憶語僅言避兵。其實當時并避仇。吳梅村題董白小像又有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壻病愁多。阮司馬指阮大鍼也。又其小引云。則有白下權家。蕪城亂帥。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奔迸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裹。慰勞羈愁。據此則以權家與亂帥並稱。阮佃夫與高無賴駢舉。同指爲奔迸流離之原因。此可知甲申冬間之情事矣。

又梅村冒辟疆壽序。甲申之亂。彼以攀附驟枋用。



興大獄。修舊郤。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遁之。故鄣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又侯朝宗年譜。甲申。阮大鍼復逮捕公。公渡江。依史可法於揚州。乙酉。省司徒公於徽州。假道宜興。訪陳定生。阮大鍼廉得之。就定生舍逮公。大兵下江南。弘光出奔。明亡。公獄得解。云云。以其時考之。乙酉之春。阮禍方急。鹽官所投者爲死友陳梁。當南都未破以前。巢民蹤跡。不敢自暴。非尋常避難之比。以故深居簡出。與小宛怡情翰墨。迨五月以後。則仇解而兵迫。乃真避亂時矣。

梅村小引又云。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寧吾身死耳。遑恤其勞。此卽撮叙憶語中詞意。張明弼董小宛傳。申酉崩坼。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屢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云云。此亦敷衍憶語而爲之。世乃以其中寧吾身死耳句。寧使兵得我句。遂生無數疑團。豈知小宛之侍疾等事。皆在此後。張傳明言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云云。則文章本甚

明白。甚矣好事者之放生支節也。

是年巢民由鹽官歸。渡江暫住海陵。以如皋方亂之故。東華錄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癸巳以後。書漕運總督王文奎奏如皋賊首於錫凡劉一雄等。久聚江海。爲總兵官孔希貴蘇見樂所擒。如皋一帶悉平。癸巳爲十二月十五。東華錄所謂賊首卽明之所謂遺民。如皋兵事。至歲杪乃有平靖之奏報。則可知冒氏於是冬逗遛海陵之故矣。

順治三年丙戌春。巢民病未愈。至春暮乃起。是年小宛二十三歲。巢民三十六歲。

憶語無涉及是年事。惟巢民以乙酉深秋病。自冬涉春。歷百五十日。乃愈。則知以是年春暮病起耳。世傳小宛爲清豫王多鐸兵間攜之入宮。多鐸下江南。乙酉五月破南都。六月卽入浙。十月班師還京。小宛之事。巢民事蹟。固多在是年之後。卽世言孀婦劉三秀事。傳者明謂其入宮。亦絕非豫王所掠致。豫王以二年十月還京。卽不再南下。六年遷卒。三秀事據過墟志。亦至李成棟叛後。隨李家屬送南京。鄉曲流言。固多不足信也。

順治四年丁亥。巢民遭蜚語。幾殆。夏復病。歷兩月而

解。於是江南多事。故明遺老多有起兵受禍者。是年小宛年二十四歲。巢民年三十七歲。

憶語云。丁亥讒口鑠金。太行千盤。橫起人面。余胸墳五嶽。長夏鬱蟠。惟蚤夜焚二紙。告關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塊。以千計。驟寒驟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姬當大火鑠金時。不揮汗。不驅蚊。晝夜坐藥爐傍。密伺余於枕邊足畔。六十晝夜。凡我意

之所及。與意之所未及。咸先後之。

按東華錄。丁亥四月辛卯。江寧巡撫土國寶奏。蘇松提督吳勝兆謀叛。五月己酉。初故明廢紳侯峒曾等。遣奸細潛通僞魯王。爲柘林遊擊陳可所獲。中有僞敕一道。反間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及巡撫土國寶等。事聞。覺其詐。於是諭江寧等處。昂邦章京巴山張大猷。曰。爾等鎮守地方。遇有亂萌及奸細往來。嚴察獲解。具見爾等公忠盡職。大學士洪承疇。巡撫土國寶。皆因致力我朝。故賊用間。諜誣陷。總兵吳勝兆。監收奸細。謝堯文。供稱嘉定縣廢

紳侯峒曾子侯懸澣等。具逆疏付堯文。潛通魯王。爾等卽將奸細謝堯文。窩逆之孫梢。及有名各犯。拘提到官。公同大學士洪承疇。操江巡撫陳錦。嚴行審究具奏。己未。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奏故明推官陳子龍。陰受僞魯王部院職銜。結連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

以上皆丁亥四五月間事。其侯懸澣之疏。被獲於四月初四日。亦見東華錄中。懸澣後亡命投揚州天寧寺爲僧以死。法名圓鑑。梅村詩話載圓鑑詩。不敢舉其故名。但稱爲練川大家子者也。又按有

學集。牧齋亦於丁亥三月晦日被急徵。至江寧下獄。旋釋之。巢民與遺老多通聲氣。此鑠金之口所由來歟。

順治五年戊子。患難初定。小宛有製金條脫。以摹天上流霞事。蓋稍自寬矣。是年小宛爲二十五歲。巢民爲三十八歲。

憶語云。姬之衣飾。盡失於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條脫摹之。命余書乞巧二字。無以屬對。姬曰。曩於黃山巨室。見覆祥雲真宣爐。款式佳絕。請以覆祥對乞巧。鐫摹



頗妙。越一歲。釧忽中斷。復爲之。恰七月也。余易書比翼連理。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條脫不去手。以余勒書故。長生私語。乃太真死後。憑洪都客述。寄明皇者。當日何以率書。竟令長恨再譜也。

順治六年己丑秋。巢民復病疽。閱百日乃瘳。小宛以三侍危疾。爲諸家傳狀詩文。所豔稱。蓋至是爲畢。乃事矣。是年小宛年二十六歲。巢民年三十九歲。憶語云。己丑秋。疽發於背。復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

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訣時。惟慮以伊死增余病。又慮余病無伊以相待也。姬之生死。爲余纏綿如此。痛哉痛哉。

按小宛侍巢民哀集四唐詩。當創始於是年以前。至遲亦必在是年。憶語云。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云數年來。則小宛以辛卯正月二日死。憶語卽成於辛卯。知哀集之事。必不始於庚寅。又云。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辭。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

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祕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巢民以是年秋病疽。而重書比翼連理之條脫。據上述。在今年七月。則病在七月以後。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二日。卽有詩讖。爲明年是日之咎徵。先是冒氏雖已歸里。而尙往來於鹽官。至是年三月。乃長去鹽官。龔芝麓在南中。與諸名士爲巢民稱壽。篇什甚富。無不兼美小宛。三月杪。巢民又得凶夢。亦兆小宛之死。小宛與巢民論學。有論後漢陳仲

舉范郭諸傳事。並爲買侍兒吳扣扣。是年小宛爲二十七歲。巢民爲四十歲。

憶語云。姬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後又學曹娥。余每有丹黃。必對泓穎。或靜夜焚香。細細手錄。閨中詩史成帙。皆遺跡也。小有吟咏。多不自存。客歲新春二日。卽爲余抄選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云云。和七歲女子詩。事已具前。

又云。客春三月。欲長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云云。事亦具前。他如蘭次之自昔文人稱。

孝子。果然名士悅傾城。于皇之大婦同行小婦尾。  
孝威之人在樹間殊有意。婦來花下卻能文。心甫  
之珊瑚筆架香印屨。著富名山金屋尊。仙期之錦  
瑟蛾眉隨分老。芙蓉園上萬花紅。仲謀之君今四  
十能高舉。羨爾鴻妻佐春杵。吾邑徂徠先生韜藏  
經濟一巢樸。游戲鶯花西閣和。元旦之蛾眉問字  
佐書幃。皆爲余慶得姬。詎謂我侑卮之詞。乃姬誓  
墓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詩之妙而去  
春不注奉常詩。蓋至遲之今日。當以血淚和險麩  
也。按小宛於乙酉撰奩豔。至是爲顧夫人借閱。與

龔奉常極贊其妙。憶語所謂客春。卽此時事也。已見前引。

又云。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臥雨。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藺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絃度曲時。余歸思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荆人。不答。復徧覓之。但見荆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間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於是夜夢。

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狺狺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讖咸來先告哉。又云。猶憶前歲。余讀東漢至陳仲舉范滂諸傳。爲之撫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發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議。堪作一則史論。陳其年吳姬扣扣小傳。今年中秋後二日。綺歲正十九。先生將爲飾孔翠。傅阿錫。備小星嘉禮焉。而先期一月。姬遂病。病一月遂死。先生哭之慟。據此則扣扣歿時年止十九。又曰。先生曰。姬八歲從父受書。習戈法。英慧異常兒。舉止娟好。肌理如朝霞。眉嫵間作淺黛色。宛君見而憐之。私謂余曰。是兒

可念。君他日香奩中物也。然姬性頗厭鉛華。十歲  
卽守木叉戒。茹素。隨余母太恭人誦佛及金剛經。  
晨夕不輟。已知其再來人矣。而余自宛君新歿。香  
爐茗椀。拂拭無人。殘月曉風。徬徨四顧。暇時偶憶  
宛君前言。內人復慙慙不置。十三四卽留姬隨余  
讀書。據此則扣扣八歲以前從父受書。未入冒氏。  
八歲始歸冒。而小宛猶在。且不云病時語。小宛死  
於辛卯正月初二。扣扣之來侍小宛。必在辛卯以  
前明矣。又吳詩集覽引辟疆蘭言云。辛丑夏。余滯  
邗。上時閨中有小姬扣扣。寄小箋云。見蘭之受露。



感人之離思。余歸戲詢曰。那得此好句。答云。選賦見紅蘭之受露。我僅翦却一紅字耳。去今十六年。扣扣化影梅庵畔黃土矣。據此則辛丑年扣扣猶在。扣扣年止十九。則辛丑必卽扣扣之歿年。上溯庚寅。正爲八歲。故知納扣扣爲是年事也。影梅庵爲小宛葬處。故憶語以此命名。詳下。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爲二十八歲。巢民爲四十一歲。而清太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年。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當是時江南軍事久平。亦無由再有亂離掠奪之事。小宛

死葬影梅庵。墳墓具在。越數年。陳其年偕巢民往弔有詩。迄今讀清初諸家詩文集。於小宛之死。見而輓之者有吳藺次。聞而唁之者有龔芝麓。爲耳目所及焉。

陳其年詩集有題云。春日巢民先生拏舟約同務旃諸子過樸巢。并問影梅庵。自注題下云。庵爲董姬葬處。按其年以順治十五年戊戌始至如皋。戴務旃則以十六年己亥至。然則此詩必己亥以後之作。蓋據其年集別有將發如皋留別冒巢民先生詩。首云。憶我過如皋。太母正懸悅。是爲戊戌冬。

層冰養寒厲。中云。湯餅宴未終。椒盤倏踰歲。新年戴生至。高齋日聯袂。自注戴生務旃也。又云。荏苒六七年。華軒命予憩。吁嗟數年中。舊事不堪計。然則陳戴同客冒氏。始於己亥之春。其後六七年。其年常在如臯。或亦與戴相偕。要必在己亥以往矣。小宛之死爲正月二日。憶語共兩見。皆已見前。林蕙堂集有輓董少君四律。并序。序言少君名白。字小宛。桃葉名媛也。中敍始末。與諸家所述略同。末云。某偶遊射雉。恰值騎鸞。見奉倩之神傷。爲安仁而氣盡。此可知茵次乃親見而輓之者。其詩第

二首云。麻姑去後小姑閒。獨剩雙成又早還。似巢  
民尙有他姬先逝者。

結鄰集。龔芝麓與冒辟疆書。洞老至都。出示手翰。  
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斷魂千古。弟於宛君如  
嫂。雖缺鬱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蘭花底。醉瀋淋  
漓。猶髣髴歡場。宣揚幽蓓。至今美人雲氣。繚繞玳  
瑁之牀。香魂有知。姍姍紫幄中。尙謂金蘭譜中人。  
有爲助哭申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云非弟  
管幅之遭也。阮公鄰女之戚。情至不堪。况於我輩。  
骨肉關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方。而造

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天不憐才。遂令犀鈿  
蟬鬢。與文士平分鸚鵡之恨。道翁其姑念琉璃易  
碎。能少解黃塵碧海之鬱陶乎。憶語大刻。鍾情特  
至。展之不禁雪涕。沈香親刻管夫人。不是過也。誅  
詞二十餘言。宛轉淒迷。玉笛九迴。霜猿三下矣。欲  
附數言於芳華之末。爲沅澧招魂。劈箋探韻。絮語  
神傷。而蟋蟀哀音。轉多幽咽。屬思未竟。惆悵無端。  
徐之必有以祝桂旗而酌翠羽。未敢忘也。此知芝  
麓乃聞而唁之者。函中涉及憶語大刻。則已在憶  
語刻成之後矣。

以上紀小宛事。按年分列。曲折具備。可以掃近日批說。又有妄引清初人詩。爲不根之談者。附誌以見其謬。

王漁洋有題冒辟疆姬人圓玉女羅畫三首。第二首云。記取凌波微步來。明珠翠羽共徘徊。洛川淼淼神人隔。空費陳王八斗才。說者以是指圓玉女羅爲小宛之廋詞。謂漁洋至不敢明言小宛。而謬爲圓玉女羅之名。一若冒氏姬人。僅一小宛也者。不考孰甚。至此詩自註水仙二字。蓋二姬雜畫。漁洋偶題其三。首題疎篁寒雀。次水仙。次則蘋花戲。

魚也。

陳其年壽冒巢民先生七十詩末云。插花獻學者。誰子。此是紅閨雙畫師。自註。先生有兩姬人。善丹青。則當巢民七十時尙有此善畫之兩姬。若小宛之畫。既見憶語。又見梅村詩。當時固亦擅此。然漁洋之識巢民。已在作揚州推官時。題此畫之年。集又明載爲丙辰。則爲康熙十五年。與巢民七十之年近矣。

阮文達廣陵詩事。辟疆姬人繼小宛後者。有蔡女羅含。嘗學繪事。工蒼松墨鳳。山水禽魚花草。與金

姬曉珠。稱兩畫史。吳藺次謝女羅畫鳳。啟云。借丹  
穴之靈毛。圖成比翼。用紅窗之偶影。繪作雙棲。錢  
武子德震。張孺子圯授。皆有墨鳳歌。戴洵有得全  
堂觀畫松歌。句云。憑君卷藏畫笥裏。晴空恐有蛟  
龍起。舒張鱗爪。挾以飛。吸盡蓬萊清淺水。李書雲  
亦有詩云。詠絮才高兄子句。簪花格擅美人工。小  
窗閒作丹青譜。身在花香百和中。曉珠名珮。崑山  
人。與女羅繼小宛侍辟疆。蔡早逝。爐香茗椀。辟疆  
賴之。嘗剗股進藥。使七十八老人再生。汪舟次楫  
跋巢民楷書洛神賦。曉珠手臨洛神圖卷後云。玉



峰仙子。畫嗣虎頭。金粟後身。書工蠶尾。置兩君於  
異地。並可空羣。聚二美於一堂。斯稱合璧。園名水  
繪。宜來河洛之神翁。是巢民。應集鸞皇之侶。呼宓  
妃而欲出。誰誇北殿維摩。驚楮令之猶存。不數南  
宮博士。吳園次乞曉珠。畫洛神啓云。金縷遺魂。夢  
感陳王之枕。采旄含態。香生王令之書。人但賞其  
清詞。世罕傳於妙蹟。何期藻管。近出蘭閨。花欲言  
情。波如動影。依稀蓮襪。凌千頃而姍姍。彷彿桂旗  
望三秋而渺渺。想見臨池染翰。原寫照於當身。定  
知拂鏡穿衫。必含情於微步。又題曉珠畫盜盒圖。

臨江仙云。雪夜燒燈浮綠酒。西園賓客重來。掃眉  
人有不凡才。筆牀翡翠。妝罷寫幽懷。兒女英雄  
誰復問。人間多少塵埃。解圍忙煞小金釵。神仙來  
去。一葉墜庭階。王阮亭尙書亦有題曉珠雜畫三  
絕句。又汪蛟門有題巢民玉山夫人臨薛少保稷  
十一鶴圖詩云。少保青田姿。能爲鶴寫真。意思本  
冰雪。自然無纖塵。豈知千載後。乃有如花人。重貌  
十一鶴。磊落意態新。高步肆飲啄。一一傳其神。我  
聞水繪翁。近與猿鶴鄰。閨中兩小妻。莊如舉案賓。  
持此前上壽。勸酒寧辭頻。飢茹黃公芝。渴飲長沮

津。低頭看雁鷺。紛紛焉能馴。玉山疑卽金姬。蓋金名珊。玉山或其別號耳。

據此則女羅爲蔡氏。而圓玉當卽金姬。文達疑汪蛟門所云玉山夫人爲卽金。余又疑玉山卽圓玉也。吳蘭次林蕙堂集。兩啟本稱金少君。蔡少君。巢民兩姬人同時以畫名者。必爲金蔡無疑。蔡父名孟昭。陳其年贈序。稱之以遊俠。末言生老而無子。一女名含。甚明慧。知書。以三世交。歸冒巢民先生。今且依先生以居云。則女羅之家世爲尤可詳矣。特巢民側室。尙不止前所舉諸女。韓元少有懷堂。

集。潛孝先生冒徵君墓誌銘。稱先生有女一。適諸生洪必貞。側室張出。其二子嘉穗丹書。則皆元配蘇夫人出。蓋姬妾雖多。皆無所出。且皆前死。故元少輓詩。有白楊未種俱消歇。何處春風燕子樓之句。議者又以韓此詩爲疑竇。爲卽小宛入宮之證。殊不可解。

右駁正各條。皆以編年可證時事者舉之。其餘各家及憶語中。詳述小宛之文藝婦工。足資談助者。皆未暇及。惟舉一二有關係之事附於後。

小宛有妹曰董年。板橋雜記曰。董年秦淮絕色。與

小宛姊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浞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豔。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三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貳臣傳。龔鼎孳入清。以順治二年補太常寺少卿。三年卽丁父憂出京。以請封典事爲言官所糾。降二級。遂徜徉在外。九年始補原官。當庚寅辛卯之間。正龔與其妾顧橫波浪跡南中時也。庚寅春顧向小宛借奩豔。而龔繩小宛以壽巢民。板橋雜記云。顧眉生旣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

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綳襪。顧乳母開懷  
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  
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正  
當時事。後龔於丁酉重游金陵。偕顧寓市隱園。爲  
顧祝生辰。遍召舊時狎客及南曲姊妹行與燕。門  
人嚴某赴浙監司任。爲眉生褰簾長跪。捧卮稱賤  
子上壽。事亦見板橋雜記。時已稱尙書。非復奉常  
故官矣。信小宛之書。發自京邸。正其赴闕補原官  
時事。

憶語云。姬初入吾家。見董文敏爲余書月賦。仿鍾

繇筆意者。酷愛臨摹。嗣遍覓鍾太傅諸帖學之。閱戎輅表。稱關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戎輅帖爲世所寶。亦爲尊關帝者所詬病。小宛乃以廢棄示趨向。關壯繆之得崇信於後世者深矣。巢民六十歲時。其婦蘇氏尙存。見梅村序文。是爲康熙九年。庚戌。蘇與巢民同歲。梅村序中言之。據韓慕廬潛孝先生墓誌。則巢民以六十二歲喪其元配蘇。是蘇亡亦爲六十二歲。巢民卒於康熙癸酉十二月。壽八十三歲。克享大年。一生不廢聲色之好。水繪羣芳。宜其先謝。蓋如彭祖之閱世。其妻

妾皆無有儷之者矣。慕廬輓如臯冒徵君巢民詩  
六章。其第四云。載得佳人字莫愁。染香亭子木蘭  
舟。繭絲待久方成匹。紈扇無緣得聚頭。花鳥湘中  
餘粉墨。自注染香湘中皆姬所居。人琴座上亦山  
邱。白楊未種俱銷歇。何處春風燕子樓。情事可想。  
前述各條。小宛死於順治辛卯。扣扣死於康熙辛  
丑。女羅與曉珠。據迦陵詩。巢民七十之年。尙有紅  
閨兩畫師在。漁洋康熙丙辰題畫。正在其前四年。  
廣陵詩事則謂巢民七十八歲病劇。女羅已前歿。  
獨曉珠刳股療之。是年爲康熙戊辰。再閱五年而



巢民卒。其間或曉珠又先驅地下乎。慕廬輓詩第一  
一章云。春光雜樹亂飛鶯。風月揚州舊主盟。人到  
老成常易盡。命應多難輒更生。（自注先生屢絕復甦）  
暮年枯柳悲開府。天上芙蓉失曼卿。最是夜闌  
燈炮後。白頭往往說西京。第二章云。南朝瓊樹久  
埃塵。桃葉當年燕賞頻。青眼詞人高入座。紅綃狎  
客避逢嗔。（自注先生曾於高會唾罵阮司馬）風流  
咳唾真名士。離亂滄桑一黨人。墨妙筆精餘遣興。  
玉山鐵笛是前身。第五章云。秣陵一曲卽霓裳。詞  
客衰遲合斷腸。最恨飛箋傳燕子。更憐摻鼓入漁

陽。自注燕子箋劇。爲司馬筆。先生晚年喜令大菊  
摻漁陽鼓。善才不死輕投跡。自注謂大菊。賀老猶  
存久擅場。自注謂朱老音仙。浮世偃師從變幻。梨  
園散盡月如霜。讀此諸什。覺巢民身係世變。以處  
士而通兩代名流聲氣之郵。高節盛名。修齡豪氣。  
真足令千秋傾想矣。

憶語中巢民所先眷之陳姬。既證其爲卽陳圓。則  
陳圓之於戚畹。於吳藩。世無不知之。其於巢民一  
段香火情。世不復憶及。順康間。吳藩方熾。詞人不  
敢道其舊歡。後則陳亦已成大名。少年事不足談。

矣。今據憶語補列之。附於末尾。亦一談助。憶語云。辛巳早春。余省覲去衡嶽。繇浙路往。過半塘。訊姬。則仍滯黃山。許忠節公赴粵任。與余聯舟行。偶一日赴飲歸。謂余曰。此中有陳姬某。擅梨園之勝。不可不見。余佐忠節治舟。數往返。始得之。云云。據此。則巢民識小。宛在先。而無深契。訪之數。不相值。乃聞陳姬之名。曰陳姬某。而不直書其名。當時卽爲吳藩諱也。不然。何所吝而不紀其實耶。又云。其人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繭時背。顧湘裙。真如孤鸞之在煙霧。是日演弋腔紅梅。以燕俗之。

劇。呼呀。啁。晰。之。調。乃。出。之。陳。姬。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風。雨。忽。作。必。欲。駕。小。舟。去。余。牽。衣。訂。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雲。萬。頃。子。能。越。且。偕。我。游。否。則。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觀。告。以。不。敢。遲。留。故。復。云。南。嶽。歸。棹。當。遲。子。於。虎。膠。叢。桂。間。蓋。計。其。期。八。月。返。也。余。別。去。恰。以。觀。濤。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調。已。破。之。襄。陽。心。緒。如。焚。便。訊。陳。姬。則。已。爲。寶。霍。豪。家。掠。去。聞。之。慘。然。及。抵。閭。門。水。澀。舟。膠。去。澣。關。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語。次。有。佳。人。難。再。得。之。歎。友。云。子。誤。矣。

前以勢刼去者。贗鼎也。某之匿處。去此甚邇。與子偕往。至果得見。又如芳蘭之在幽谷也。相視而笑。曰。子至矣。子非兩夜舟中訂芳約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獲訂再晤。今幾入虎口得脫。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復長齋。茗椀鱸香。留子傾倒於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緣江楚多梗。率健兒百餘護行。皆住河干。矍矍欲返。甫黃昏而礮械震耳。擊礮聲如在余舟旁。亟星馳回。則中貴爭持河道。與我兵鬥。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復登岸。越旦則姬淡妝至。求謁吾母。太恭人見後。

仍堅訂過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見。卒然曰。余此身脫樊籠。欲擇人事之。終身可託者。無出君右。適見太恭人。如覆春雲。如飲甘露。真得所矣。子毋辭。余笑曰。天下無此易事。且嚴親在。兵火。我歸。當棄妻子以殉。兩過子。皆路梗中。無聊閒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訝。卽果爾。亦塞耳堅謝。無徒誤子。復宛轉云。君倘不終棄。誓待君堂上畫錦旋。余答云。若爾。當與子約。驚喜申囑。語絮絮不悉記。卽席作八絕句付之歸。歷秋冬。奔馳萬狀。至壬午春云云。此下接巢民尊人得量移事。已見前。

紐玉樵觚。賸圓圓傳。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者。花明雪豔。獨出冠時。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爲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紆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崑伎。令侍櫛盥耳。上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

仍歸周邸。

按巢民所記陳姬之被刼而未去。在十四年辛巳之秋。刼而卒去。在十五年壬午之春。考明史田貴妃傳。以十五年七月卒。則周邸思分其寵。必在妃未死以前。故圓圓入宮。至遲不過壬午之春夏。又圓圓傳稱崇禎末。稱又秦豫之間。關城失守。則周奎之蓄意選色。必在崇禎十三四年之間。再檢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自湖廣走河南。饑民附之。連陷宜陽永寧。殺萬安王采鑿。陷偃師。勢大熾。又十四年春正月己丑。總兵官猛



如虎追張獻忠。及於開縣之黃陵城。敗績。參將劉士傑等戰死。賊遂東下。丙申。李自成陷河南。福王常洵遇害。前兵部尙書呂維騏等死之。二月庚戌。張獻忠陷襄陽。襄王翊銘。貴陽王常法。並遇害。副使張克儉等死之。戊午。李自成攻開封。周王恭枵。巡按御史高名衡。拒却之。乙丑。張獻忠陷光州。凡此所云。皆秦豫之間。關城不守之事實也。則周奎之歸葬。購陳。自必在辛巳夏秋以後。按其時序。與巢民憶語吻合。故知陳姬之必爲陳圓。陳工演劇。憶語極稱之。周后亦以此繩於思宗。皆可證也。